

郭沫若 作品精选

郭沫若·著

纯真的儿童文学家必同时是纯真的诗人，
而诗人未必人人能为儿童文学家。故就创作方面而言



中国现当代文学馆简介

中国现当代的这一百多年，从来就不是一个缺少文学，缺少大师的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星空，大师云集、河汉璀璨。那些在风雨飘摇中依旧巍然不倒、用犀利的眼光烛照黑暗现实的大师们，那些在光怪陆离的当代社会、抵抗住纸醉金迷清醒剖析现实的大师们，他们用慧眼关注着芸芸众生，用笔触记录着嬉笑怒骂，他们留下的文学财富荣耀着中国人的文化尊严和思想荣光。本馆推介的中国现当代的部分大师们的作品，让青少年朋友们在与大师慈爱的眼光对视后，获得一种思想的顿悟，从而有更厚重的童年、更坚实的成长！



走进名著经典的世界里，与它一起优雅，一起荡漾，一起芬芳。

furus.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Guo Mo Ruo Luo Pin Jing Xuan
郭沫若作品精选

郭沫若 著

· 青少年版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沫若作品精选 / 郭沫若著.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青少年版)

ISBN 978-7-5322-7685-1

I. ①郭… II. ①郭… III. ①中国文学: 现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1936号

出 版 人 / 李 新

执行出版人 / 李明虎 游安良

美 术 指 导 / 翁子扬

封面完成 / KINGRUN株式会社(日)

丛书主编 / 张 语 付 路

■ 郭沫若作品精选——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青少年版

原著 / 郭沫若

责任编辑 / 周燕琼 李 路

封面绘画 / 吴 莹 童毅成

插图作者 / 豆 豆

设计制作 / 王 超 陈雅文

出版发行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合肥银联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开本 / 700×1000mm 1/16 印张 / 12 彩色插图 / 10幅

版次 / 2011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322-7685-1

定价 / 1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安徽智之虎文化、安徽银美文化常年法律顾问 / 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王良其律师
电话: 0551-5225555 邮箱: wliangqi@126.com



SHI JIE JING DIAN
WEN XUE MING ZHU BO LAN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前 言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郭沫若是他的笔名。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其实，郭沫若也是一个曾为少年儿童写下大量佳作的儿童文学家，而且，郭沫若还是一名杰出的儿童文学理论家，他的“儿童本位观”已经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恕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儿童文学其重感情与想象二者，大抵与诗的性质相同；其所不同者以儿童心理为主体，以儿童智力为标准而已。纯真的儿童文学家必同时是纯真的诗人，而



SHI JIE JING DIAN
WEN XUE MING ZHU BO LAN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诗人未必人人能为儿童文学家。故就创作方面而言，必熟悉儿童心理或赤子之心未失的人，如化身为婴儿自由地表现其情感与想象；就鉴赏方面而言，必使儿童感识之时，如出自自家心坎，于不识不知之间而与之起浑然化一的作用。能依据儿童心理而不用儿童本位的文字以表现，不能起浑化作用。仅用儿童本位的文字以表示成人的心理，亦不能起浑化作用。”郭沫若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确立了“儿童本位观”的文学立场和出发点。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编选一本郭沫若的儿童文学读本，本书便是在这一认识思想的启迪下，从《郭沫若全集》中挑出适合当今少年儿童阅读的新诗、小说、散文等，希望新世纪的少年儿童对郭沫若的认识能有新的提升。

本书所选的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都是经历了时间与历史的考验的，假如小读者能由此进入郭沫若的文学世界，恐怕也就达到编者所愿了。

编 者

2011年11月



目录

诗 歌

女神之再生·····	3
凤凰涅槃·····	16
天 狗 ·····	32
心 灯 ·····	35
炉中煤·····	37
无烟煤·····	39
日 出 ·····	41
晨 安 ·····	43
笔立山头展望·····	46
浴 海 ·····	48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50
地球，我的母亲！·····	51

光 海	58
梅花树下醉歌	63
演奏会上	65
夜步十里松原	67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69
太阳礼赞	70
夜	72
新月与白云	74
蜜桑索罗普之夜歌	75
雾 月	77
春之胎动	79
《星空》献诗	81
星 空	83
洪水时代	90
静 夜	96
雨 后	97
天上的市街	99

忧伤的葡萄····· 101

散文

梦与现实····· 105

寄生树与细草····· 108

夕 暮 ····· 110

水墨画····· 111

山茶花····· 112

芍 药 ····· 113

水 石 ····· 114

石 池 ····· 115

银 杏 ····· 116

小说

牧羊哀话····· 121

残 春	133
未 央	148
月 蚀	152
圣 者	165
孔夫子吃饭	173
秦始皇将死	177





女神之再生

Alles Vergaengliche	一切无常者
ist nur ein Gleichnis;	只是一虚影;
das Unzulaengliche,	不可企及者
hier wird' s Ereignis;	在此事已成;
das Unbeschreibliche,	不可名状者
hier ist' s getan;	在此已实有;
das Ewigweibliche	永恒之女性
zieht uns hinan.	领导我们走。 ^①

—— Goethe

—— 歌德

① 这是德国诗人歌德 (J.W.von Goethe, 1749-1832) 的长篇诗剧《浮士德》结尾的诗句。



序幕：不周山中断处^①。嶮^②岩壁立，左右两相对峙，俨如巫峡两岸，形成天然门阙。阙后现出一片海水，浩淼无际，与天相接。阙前为平地，其上碧草芊绵，上多坠果。阙之两旁石壁上有无数龕穴。龕中各有裸体女像一尊，手中各持种种乐器作吹奏式。

山上奇木葱笼，叶如枣，花色金黄，萼如玛瑙，花大如木莲，有硕果形如桃而大。山顶白云氤氲，与天色相含混。

上古时代。共工与颛顼争帝之一日^③，晦冥。

开幕后沉默数分钟，远远有喧嚷之声起。

女神各置乐器，徐徐自壁龕走下，徐徐向四方瞻望。

女神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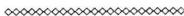
自从炼就五色彩石

曾把天孔补全，

把黑暗驱逐了一半

向那天球外边；

在这优美的世界当中，



① 不周山：古代神话中的山名。《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

② 嶮(chán)：山势高险的样子。

③ 共工：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神。颛顼，古代传说中“五帝”之一，黄帝之孙，号高阳氏。关于共工和颛顼的故事，见本篇《附白》。



吹奏起无声的音乐雍融。

不知道月儿圆了多少回，

照着这生命底音波吹送。

女神之二

可是，我们今天的音调，

为什么总是不能和谐？

怕在这宇宙之中，

有什么浩劫要再！——

听呀！那喧嚷着的声音，

愈见高，愈见逼近！

那是海中的涛声？空中的风声？

可还是——罪恶底交鸣？

女神之三

刚才不是有武夫蛮伯之群

打从这不周山下经过？

说是要去争做什么元首……

哦，闹得真是过火！



姊妹们呀，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这五色天球看看要被震破！
倦了的太阳只在空中睡眠，
全也不吐放些儿炽烈的光波。

女神之一

我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神。

女神之二

我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
好同你新造的光明相结。

女神之三

姊妹们，新造的葡萄酒浆
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
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
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其他全体

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

（全体向山阙后海中消逝。
山后争帝之声。）

颛 顼

我本是奉天承命的人，
上天特命我来统治天下，
共工，别教死神来支配你们，
快让我做定元首了吧！

共 工

我不知道夸说什么上天下地，
我是随着我的本心想做皇帝。
若有死神时，我便是死神，
老颛，你是否还想保存你的老命？



颛 顼

古人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你为什么定要和我对抗？

共 工

古人说：民无二王，天无二日。

你为什么定要和我争执？

颛 顼

啊，你才是个呀——山中的返响！

共 工

总之我要满足我的冲动为帝为王！

颛 顼

你到底为什么定要为帝为王？

共 工

你去问那太阳：为什么要亮？



颖 颖

那么，你只好和我较个短长！

共 工

那么，你只好和我较个长短！

群众大呼声

战！战！战！

（喧呼杀伐声，武器斫击声，血喷声，倒声，步武杂沓声起。）

农叟一人（荷耕具入场而过）

我心血都已熬干，

麦田中又见有人宣战。

黄河之水几时清？

人的生命几时完？

牧童一人（牵羊群入场而过）

啊，我不该喂了两条斗狗，

时常只解争吃馒头；



馒头尽了吃羊头，
我只好牵着羊儿逃走。

野人之群（执武器从反方面入场而过）

得寻欢时且寻欢，
我们要往山后去参战。
毛头随着风头倒，
两头利禄好均沾！
(山后闻“颡项万岁！皇帝万岁！”之声，步武杂沓声，
追呼声：“叛逆徒！你们想往哪儿逃走？天诛便要到了！”)

共工（率其党徒自山阙奔出，断发文身，以蕉叶蔽下体，体中随处受伤，所执铜刀石器亦各鲜血淋漓。）

啊啊！可恨呀，可恨！
可恨我一败涂地！
恨不得把那老猥底头颅
切来做我饮器！（舔吸武器上血液，作异常愤怒之态）
这儿是北方的天柱，不周之山，



我的命根已同此山一样中断。
党徒们呀！我虽做不成元首，
我不肯和那老猥甘休！
你们平常仗我为生，
我如今要用你们的生命！
(党徒们拾山下坠果而啖食。)

共 工

啊啊，饿殍之神在我的肚中饥叫！
这不周山上的奇果，听说是食之不劳。
待到宇宙全体破坏时还有须臾，
你们尽不妨把你们的皮囊装饱。
(追呼之声愈迫。)

共 工

敌人底呼声如像海里的怒涛，
只不过逼着这破了的难船早倒！
党徒们呀，快把你们的头颅借给我来！
快把这北方的天柱碰坏！碰坏！



(群以头颅碰山麓岩壁，雷鸣电火四起。少时发一大雷电，山体破裂，天盖倾倒，黑烟一样的物质四处喷涌，共工之徒倒死于山麓。)

颛 顼 (裸身披发，状如猩猩，率其党徒执同样武器出场)

叛逆徒！你们想往那儿逃跑？

天诛快……嗷呀嗷呀！怎么了？

天在飞砂走石，地在震摇，山在爆，

啊啊啊啊！浑沌！浑沌！怎么了？怎么了？……

(雷电愈激愈烈，电火光中照见共工、颛顼及其党徒之尸骸狼藉地上。移时雷电渐渐弛缓，渐就止息。舞台全体尽为黑暗所支配。沉默五分钟。水中游泳之声由远而近。)

黑暗中女性之声

——雷霆住了声了！

——电火已经消灭了！

——光明同黑暗底战争已经罢了！

——倦了的太阳呢？

——被胁迫到天外去了！

天体终究破了吗？



——那被驱逐在天外的黑暗不是都已逃回了吗？

——破了的天体怎么处置呀？

——再去炼些五色彩石来补好他罢？

——那样五色的东西此后莫中用了！

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

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

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天球底界限已是莫中用了！

——新造的太阳不怕又要疲倦了吗？

——我们要时常创造新的光明、新的温热去供给她呀！

——哦，我们脚下到处都是男性的残骸呀！

——这又怎么处置呢？

——把他们抬到壁龛之中做起神像来吧！

——不错呀，教他们也奏起无声的音乐来吧！

——新造的太阳，姐姐，怎么还不出来？

——她太热烈了，怕她自行爆裂；

还在海水之中浴沐着在！

——哦，我们感受着新鲜的暖意了！

——我们的心脏，好像些鲜红的金鱼，



在水晶瓶里跳跃！

——我们什么都想拥抱呀！

——我们唱起歌来欢迎新造的太阳吧！

合 唱：

太阳虽还在远方，

太阳虽还在远方，

海水中早听着晨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万千金箭射天狼，

天狼已在暗悲哀，

海水中早听着葬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我们欲饮葡萄觥，

愿祝新阳寿无疆，

海水中早听着酒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此时舞台突然光明，只现一张白幕。舞台监督登场。)

舞台监督 (向听众一鞠躬)

诸君！你们在乌烟瘴气的黑暗世界当中怕已经坐倦了吧！怕在渴慕着光明了吧！作这幕诗剧的诗人作到这儿便停了笔，他真正逃往海外去造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去了。诸君，你们要望新生的太阳出现吗？还是请去自行创造来！我们待太阳出现时再会！

[附白] 此剧取材于下引各文中：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缺，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列子·汤问篇》）

女娲氏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始制笙簧。（《说文》）

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渤海（别名蒲昌海），河水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爰有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华而赤柎，食之不劳。（《山海经·西次三经》）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2月25日出版的
上海《民铎》杂志第二卷第五号。）



凤凰涅槃

天方国^①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

按此鸟殆即中国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孔演图》云：“凤凰火精，生丹穴。”^②《广雅》^③云：“凤凰……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

oooooooooooooooooooo

① 天方国：我国古代称阿拉伯半岛一带伊斯兰教发源地为天方。

② 《孔演图》：应作《演孔图》，汉代纬书名。纬书就是汉代依托儒家经义宣扬符箓瑞应占验之类的书。据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春秋纬·演孔图》：“凤，火之精也，生丹穴。”《山海经·南山经》：“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

③ 《广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三国魏时张揖撰。



序曲

除夕将近的空中，
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
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
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
飞来在丹穴山上。

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
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
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
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
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

天色昏黄了，
香木集高了，
风已飞倦了，
凰已飞倦了，
他们的死期将近了。



凤啄香木，
一星星的火点迸飞。
凰扇火星，
一缕缕的香烟上腾。

凤又啄，
凰又扇，
山上的香烟弥散，
山上的火光弥满。

夜色已深了，
香木已燃了，
凤已啄倦了，
凰已扇倦了，
他们的死期已近了。

啊啊！
哀哀的凤凰！
凤起舞，低昂！



凰唱歌，悲壮！
凤又舞，
凰又唱，
一群的凡鸟，
自天外飞来观葬。

凤歌

即即！即即！即即！
即即！即即！即即！
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
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
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

宇宙呀，宇宙，
你为什么存在？
你自从哪里来？
你坐在哪里在？
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



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
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
那拥抱着你的空间
他从哪里来？
你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在？
你到底还是个有生命的交流？
你到底还是个无生命的机械？
昂头我问天，
天徒矜高，莫有点儿知识。
低头我问地，
地已死了，莫有点儿呼吸。
伸头我问海，
海正扬声而鸣咽。

啊啊！
生在这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我们飞向西方，

西方同是一座屠场。

我们飞向东方，

东方同是一座囚牢。

我们飞向南方，

南方同是一座坟墓。

我们飞向北方，

北方同是一座地狱。

我们生在这样个世界当中，

只好学着海洋哀哭。

凰歌

足足！足足！足足！

足足！足足！足足！



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

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

流不尽的眼泪，

洗不净的污浊，

浇不熄的情炎，

荡不去的羞辱，

我们这飘渺的浮生，

到底要向哪儿安宿？

啊啊！

我们这飘渺的浮生，

好像那大海里的孤舟，

左也是湮漫，

右也是湮漫，

前不见灯台，

后不见海岸，

帆已破，

橹已断，

楫已漂流，



舵已腐烂，
倦了的舟子只是在舟中呻唤，
怒了的海涛还是在海中泛滥。

啊啊！

我们这飘渺的浮生，
好像这黑夜里的酣梦，
前也是睡眠，
后也是睡眠，
来得如飘风，
去得如轻烟，
来如风，
去如烟，
眠在后，
睡在前，
我们只是这睡眠当中的
一刹那的风烟。

啊啊！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

痴！痴！痴！

只剩些悲哀，烦恼，寂寥，衰败，

环绕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

贯串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

啊啊！

我们年轻时候的新鲜哪儿去了？

我们年轻时候的甘美哪儿去了？

我们年轻时候的光华哪儿去了？

我们年轻时候的欢哀哪儿去了？

去了！去了！去了！

一切都已去了，

一切都要去了。

我们也要去了，

你们也要去了。

悲哀呀！烦恼呀！寂寥呀！衰败呀！



■ 《女神之再生》



■ 《凤凰涅槃》



凤凰同歌

啊啊！

火光熊熊了。

香气蓬蓬了。

时期已到了。

死期已到了。

身外的一切！

身内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请了！请了！

群鸟歌

岩鹰：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该我为空界的霸王！

孔雀：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花翎上的威光！

鸱枭：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哦！是哪儿来的鼠肉的馨香？

家鸽：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们驯良百姓的安康！



鸚鵡：

哈哈，鳳凰！鳳凰！
你們枉為這禽中的靈長！
你們死了嗎？你們死了嗎？
從今後請聽我們雄辯家的主張！

白鶴：

哈哈，鳳凰！鳳凰！
你們枉為這禽中的靈長！
你們死了嗎？你們死了嗎？
從今後請看我們高蹈派^①的徜徉！

鳳凰更生歌

鷄鳴

昕潮漲了，
昕潮漲了，



① 高蹈派：19世纪中期法国资产阶级诗歌的一个流派，宣扬“为艺术而艺术”。



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春潮涨了，

春潮涨了，

死了的宇宙更生了。

生潮涨了，

生潮涨了，

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凤凰和鸣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新鲜，我们净朗，

我们华美，我们芬芳，

一切的一，芬芳。

一的一切，芬芳。

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

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热诚，我们挚爱。

我们欢乐，我们和谐。

一切的一，和谐。



一的一切，和谐。

和谐便是你，和谐便是我。

和谐便是他，和谐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生动，我们自由。

我们雄浑，我们悠久。

一切的一，悠久。

一的一切，悠久。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

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欢唱，我们翱翔。

我们翱翔，我们欢唱。

一切的一，常在欢唱。

一的一切，常在欢唱。

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欢唱！

欢唱！

欢唱！

1920年1月20日初稿

1928年1月3日改削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1月30日和31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天狗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1920年2月初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2月7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 心 灯 ❧

连日不住的狂风，
吹灭了空中的太阳，
吹熄了胸中的灯亮。
炭坑中的炭块呀，凄凉！

空中的太阳，胸中的灯亮，
同是一座公司底电灯一样：
太阳万烛光，我是五烛光，
烛光虽有多少，亮时同时亮。



放学回来我睡在这海岸边的草场上，
海碧天青，浮云灿烂，衰草金黄。
是潮里的声音？是草里的声音？
一声声道：快向光明处伸长！

有几个小巧的纸鸢正在空中放飞，
纸鸢们也好像欢喜太阳：
一个个恐后争先，争先恐后，
不断地努力、飞扬、向上。

更有只雄壮的飞鹰在我头上飞航，
他在闪闪翅儿，又在停停桨，
他从光明中飞来，又向光明中飞往，
我想到我心地里翱翔着的凤凰。

1920年2月初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2月2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 炉中煤 ❧

——眷念祖国的情绪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轻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1920年1、2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2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无烟煤

“轮船要煤烧，
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
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①

Stendhal哟！^②

Henri Beyle哟！

你这句警策的名言，

oooooooooooooooooooo

① 这三句是司汤达1834年11月1日在被任为驻罗马教廷辖区契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现属意大利）领事时致狄·费奥尔信中的话。

② Stendhal：司汤达（1783-1842），原名Henri Beyle（亨利·贝尔），法国小说家。



便是我今天装进了脑的无烟煤了！

夹竹桃底花，

石榴树底花，

鲜红的火呀！

思想底花，

可要几时才能开放呀？

云衣灿烂的夕阳

照过街坊上的屋顶来笑向着我，

好像是在说：

“沫若哟！你要往哪儿去哟？”

我悄声地对她说道：

“我要往图书馆里去挖煤去哟！”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7月11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你也改乘了摩托车吗？

我想做个你的助手，你肯同意吗？

哦哦，光的雄劲！

玛瑙一样的晨鸟在我眼前飞腾。

明与暗，刀切断了一样地分明！

这正是生命和死亡的斗争！

哦哦，明与暗，同是一样的浮云。

我守看着那一切的暗云……

被亚坡罗的雄光驱除干净！

是凯旋的鼓吹呵，四野的鸡声！

1920年3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3月7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晨安

晨安！常动不息的大海呀！

晨安！明迷恍惚的旭光呀！

晨安！诗一样涌着的白云呀！

晨安！平匀明直的丝雨呀！诗语呀！

晨安！情热一样燃着的海山呀！

晨安！梳人灵魂的晨风呀！

晨风呀！你请把我的声音传到四方去吧！

晨安！我年轻的祖国呀！



晨安！我新生的同胞呀！

晨安！我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呀！

晨安！我冻结着的北方的黄河呀！

黄河呀！我望你胸中的冰块早早融化呀！

晨安！万里长城呀！

啊啊！雪的旷野呀！

啊啊！我所畏敬的俄罗斯呀！

晨安！我所畏敬的Pioneer^①呀！

晨安！雪的帕米尔呀！

晨安！雪的喜玛拉雅呀！

晨安！Bengal的泰戈尔翁呀！^②

晨安！自然学园里的学友们呀！

晨安！恒河呀！恒河里面流泻着的灵光呀！

晨安！印度洋呀！红海呀！苏彝士的运河呀！

晨安！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呀！



① Pioneer：先驱者。

② 泰戈尔（Tagore, 1861-1941）：印度诗人、哲学家，曾在孟加拉省替尼克丹森林中创设和平大学，主张将生活与教育融于自然中。



笔立山头展望^①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的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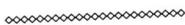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朦胧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① 笔立山在日本山司市西。登山一望，海陆船厦，了如指掌。



万籁共鸣的symphony^①，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弯弯的海岸好像Cupid^②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1920年6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7月11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① symphony: 交响乐。

② Cupid: 丘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手持弓箭，背生双翼的童子。



浴 海

太阳当顶了！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万象森罗，一个圆形舞蹈！

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我的心和日火同烧，

我有生以来的尘垢、秕糠

早已被全盘洗掉！

我如今变了个脱了壳的蝉虫，



正在这烈日光中放声叫：

太阳的光威

要把这全宇宙来熔化了！

弟兄们！快快！

快也来戏弄波涛！

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

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

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

全盘洗掉！

新社会的改造

全赖吾曹！

1919年9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10月24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1919年9、10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1月5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 地球，我的母亲！ ❧

地球，我的母亲！

天已黎明了，

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

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

地球，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

你还在那海洋里面，

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不愿常在家中居住，

我要常在这开旷的空气里面，

对于你，表示我的孝心。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保母，

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①，

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



① 普罗美修士（Prometheus）：现译为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神。他因把天上的火种偷给人间，被缚在高加索山上，每天承受鹫鸟啄食肝脏的痛苦。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除了农工而外，
一切的人都是不肖的子孙，
我也是你不肖的子孙。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那一切的草木，我的同胞，你的子孙，
他们自由地，自主地，随分地，健康地，
享受着他们的赋生。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那一切的动物，尤其是蚯蚓 ——
我只不羡慕那空中的飞鸟：
他们离了你要在空中飞行。

地球，我的母亲！
我不愿在空中飞行，
我也不愿坐车，乘马，著袜，穿鞋，
我只愿赤裸着我的双脚，永远和你相亲。



那昼间的太阳，夜间的太阴，
只不过是那明镜中的你自己的虚影。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那天空中一切的星球，
只不过是生物的眼球的虚影；
我只相信你是实有性的证明。

地球，我的母亲！
已往的我，只是个知识未开的婴孩，
我只知道贪受着你的深恩，
我不知道你的深恩，不知道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知道你的深恩，
我饮一杯水，纵是天降的甘霖，
我知道那是你的乳，我的生命羹。



地球，我的母亲！

我听着一切的声音言笑，

我知道那是你的歌，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眼前一切的浮游生动，

我知道那是你的舞，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感觉着一切的芬芳彩色，

我知道那是你给我的玩品，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的灵魂便是你的灵魂，

我要强健我的灵魂，

用来报答你的深恩。



■ 《天狗》



■ 《笔立山头展望》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知道你爱我还要劳我，
我要学着你劳动，永久不停！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要把自己的血液来
养我自己，养我兄弟姐妹们。

地球，我的母亲！
那天上的太阳——你镜中的影，
正在天空中大放光明，
从今后我也要把我内在的光明来照照四表纵横。

1919年12月末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1月6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光 海

无限的大自然，
成了一个光海了。
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
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
到处都是诗，
到处都是笑：
海也在笑，
山也在笑，
太阳也在笑，



地球也在笑，
我同阿和，我的嫩苗，
同在笑中笑。

翡翠一样的青松，
笑着在把我们手招。
银箔一样的沙原，
笑着待把我们拥抱。
我们来了。
你快拥抱！
我们要在你怀儿的当中，
洗个光之澡！
一群小学的儿童，
正在沙中跳跃：
你撒一把沙，
我还一声笑；
你又把我推翻，
我反把你搥倒。
我回到十五年前的旧我了。



十五年前的旧我呀，
也还是这么年少，
我住在青衣江上的嘉州，
我住在至乐山下的高小。
至乐山下的母校呀！
你怀儿中的沙场，我的摇篮，
可还是这么光耀？
唉！我有个心爱的同窗，
听说今年死了！

我契己的心友呀！
你蒲柳一样的风姿，
还在我眼底留连，
你解放了的灵魂，
可也在我身旁欢笑？
你灵肉解体的时分，
念到你海外的知交，
你流了眼泪多少？……



哦，那个玲珑的石造的灯台，

正在海上光照，

阿和要我登，

我们登上了。

哦，山在那儿燃烧，

银在波中舞蹈，

一只只的帆船，

好像是在镜中跑，

哦，白云也在镜中跑，

这不是个呀，生命底写照！

阿和，哪儿是青天？

他指着头上的苍昊。

阿和，哪儿是大地？

他指青海中的洲岛。

阿和，哪儿是爹爹？

他指着空中的一只飞鸟。

哦哈，我便是那只飞鸟！

我便是那只飞鸟！



我要同白云比飞，

我要同明帆赛跑。

你看我们哪个飞得高？

你看我们哪个跑得好？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3月19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 梅花树下醉歌 ❧

—— 游日本太宰府

梅花！梅花！

我赞美你！我赞美你！

你从你自我当中

吐露出清淡的天香，

开放出窈窕的好花。

花呀！爱呀！

宇宙的精髓呀！

生命的泉水呀！



假使春天没有花，
人生没有爱，
到底成了个什么世界？
梅花呀！梅花呀！
我赞美你！
我赞美我自己！
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
还有什么你？
还有什么我？
还有什么古人？
还有什么异邦的名所？
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破！破！破！
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

（本篇初见于1920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局出版的
《三叶集》作者1920年3月30日致宗白华的信中）



世界经典
文学名著博览

演奏会上

Violin同Piano^①的结婚，

Mendelssohn的《仲夏夜的梦》^②都已过了。

一个男性的女青年

独唱着Brahms的《永远的爱》^③，



① Violin: 小提琴。Piano: 钢琴。

② 作者原注：门德尔松（Felix.mendelssohn-Bartholdy，1809-1847）是德国的音乐名家，其曲品典雅而富诗趣。《仲夏夜的梦》，本诸莎士比亚，其序曲一阙，门氏十七岁时（1826年8月6日）所作。

③ 作者原注：波拉牟士（Johannes Brahms，1833-1897），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乐坛之名家，且兼长文艺。生平作曲在五百品以上，曲品以理智胜，而伟丽的感情复洋溢于其中，歌词多取材于传说与情话，其颂美恋爱之惆怅，三昧，可称古今独步云。《永远的爱》原文是“Vonewiger Liebe”。



她那soprano^①的高音，
唱得我全身的神经战栗。
一千多听众的灵魂都已合体了，
啊，沈雄的和雍，神秘的渊默，浩荡的爱海哟！
狂涛似的掌声把这灵魂的合欢惊破了，
啊，灵魂解体的悲哀哟！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1月8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oooooooooooooooooooo

① Soprano: 女高音。



❧ 夜步十里松原 ❧

海已安眠了。

远望去，只看见白茫茫一片幽光，

听不出丝毫的涛声波语。

哦，太空！怎么那样地高超，自由，雄浑，清寥！

无数的明星正圆睁着他们的眼儿，

在眺望这美丽的夜景。

十里松原中无数的古松，

都高擎着他们的手儿沉默着在赞美天宇。



他们一枝枝的手儿在空中战栗，
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12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

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

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伟大的江河；

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夜；

我崇拜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金字塔，

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

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

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

我又是那个偶像破坏者哟！

1920年5、6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2月14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 太阳礼赞 ❧

青沉沉的大海，波涛汹涌着，潮向东方。

光芒万丈地，将要出现了哟——新生的太阳！

天海中的云岛都已笑得来火一样地鲜明！

我恨不得，把我眼前的障碍一概划平！

出现了哟！出现了哟！耿晶晶地白灼的圆光！

从我两眸中有无限道的金丝向着太阳飞放。



太阳哟！我背立在大海边头紧觑着你。

太阳哟！你不把我照得个通明，我不回去！

太阳哟！你请永远照在我的面前，不使退转！

太阳哟！我眼光背开了你时，四面都是黑暗！

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

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诗歌照成些金色的浮沤！

太阳哟！我心海中的云岛也已笑得来火一样地鲜明了！

太阳哟！你请永远倾听着，倾听着，我心海中的怒涛！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2月1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黑暗的夜！夜！

我真正爱你，

我再也不想离开你。

我恨的是那些外来的光明：

他在这无差别的世界中

硬要生出一些差别起。

1919年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1月13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 新月与白云 ❧

月儿呀！你好像把镀金的镰刀。

你把这海上的松树斫倒了，

哦，我也被你斫倒了！

白云呀！你是不是解渴的凌冰？

我怎得把你吞下喉去，

解解我火一样的焦心？

1919年夏秋之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10月2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发表时新月与白云分别为二题）



在一只象牙舟上翘首。

啊，我与其学做个泪珠的鲛人，

返向那沉黑的海底流泪偷生，

宁在这缥缈的银辉之中，

就好像那个坠落了的星辰，

曳着带幻灭的美光，

向着“无穷”长殒！

前进！……前进！

莫辜负了前面的那轮月明！

1920年11月23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3月15日出版的北京《少年中国》（季刊）第二卷第九期田汉所译《沙乐美》之译文前）



❧ 霁 月 ❧

淡淡地，幽光

浸洗着海上的森林。

森林中寥寂深深，

还滴着黄昏时分的新雨。

云母面就了般的白杨行道

坦坦地在我面前导引，

引我向沉默的海边徐行。



一阵阵的暗香和我亲吻。

我身上觉着轻寒，
你偏那样地云衣重裹，
你团圞无缺的明月哟，
请借件缟素的衣裳给我。

我眼中莫有睡眠，
你偏那样地雾帷深锁。
你渊默无声的银海哟，
请提起幽渺的波音和我。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9月7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 春之胎动 ❧

独坐北窗下举目向楼外四望：

春在大自然的怀中胎动着在了！

远远一带海水呈着雌虹般的彩色，

俄而带紫，俄而深蓝，俄而嫩绿。

暗影与明辉在黄色的草原头交互浮动，

如像有探海灯在转换着的一般。

天空最高处作玉蓝色，有几朵白云飞驰；



白云的缘边色如乳糜，叫人微微眩目。

楼下一只白雄鸡，戴着鲜红的柔冠，
长长的声音叫得已有几分倦意了。

几只杂色的牝鸡偃伏在旁边的沙地中，
那些女郎们都带着些娇慵无力的样儿。

海上吹来的微风才在鸡尾上动摇，
早悄悄地偷来吻我的颜面，又偷跑了。

空漠处时而有小鸟的歌声。
几朵白云不知飞向何处去了。

海面上突然飞来一片白帆……
不一刹那间也不知飞向何处去了。

(本篇收入1921年8月出版的《女神》初版本)



❧ 《星空》献诗 ❧

啊，闪烁不定的星辰哟！
你们有的是鲜红的血痕，
有的是净朗的泪晶——
在你们那可怜的幽光之中
含蓄了多少沉深的苦闷！

我看见一只带了箭的雁鹅，
啊！它是个受了伤的勇士，
它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之时



仰望着那闪闪的幽光，
也感受了无穷的安慰。

眼不可见的我的师哟！
我努力地效法了你的精神：
把我的眼泪，把我的赤心，
编成了一个易朽的珠环，
捧来在你脚下献我惆怅。

1922年12月24日夜，星影初现时作此

（本篇收入1923年10月出版的《星空》初版本）



✿ 星 空 ✿

美哉！美哉！

天体于我，

不曾有今宵欢快！

美哉！美哉！

我今生有此一宵，

人生诚可赞爱！

永恒无际的合抱哟！

惠爱无涯的目语哟！

太空中只有闪烁的星和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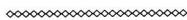


星光不灭，
你们的精神
永远在人类之头昭在！
泪珠一样的流星坠了，
已往的中州的天才哟！
可是你们在空中落泪？
哀哭我们堕落了子孙，
哀哭我们堕落了文化。
哀哭我们滔滔的青年
莫几人能知
哪是参商，哪是井鬼？^①
悲哉！悲哉！
我也禁不住滔滔流泪……

哦，亲惠的海风！

浮云散了，

星光愈见明显。



① 参商：指参星和商星。参星是二十八宿中白虎七宿的最后一宿。商星，也称心宿，是二十八宿苍龙七宿的第二宿。参商两星彼此出没，两不相见。井鬼，二十八宿中朱雀七宿的第一、二宿。



东方的狮子
已移到了天南，
光琳琅的少女哟，
我把你误成了大犬。
蜿蜒的海蛇^①
你横亘在南东，
毒光熊熊的蝎与狼^②，
你们怕不怕Apollo的金箭？
哦，Orion星何处去了？
我想起《绸缪》^③一诗来了。
那对从昏至旦地
欢会着的爱人哟！
三星在天时，
他们邂逅山中；
三星在隅时，
他们避人幽会；
三星在户^④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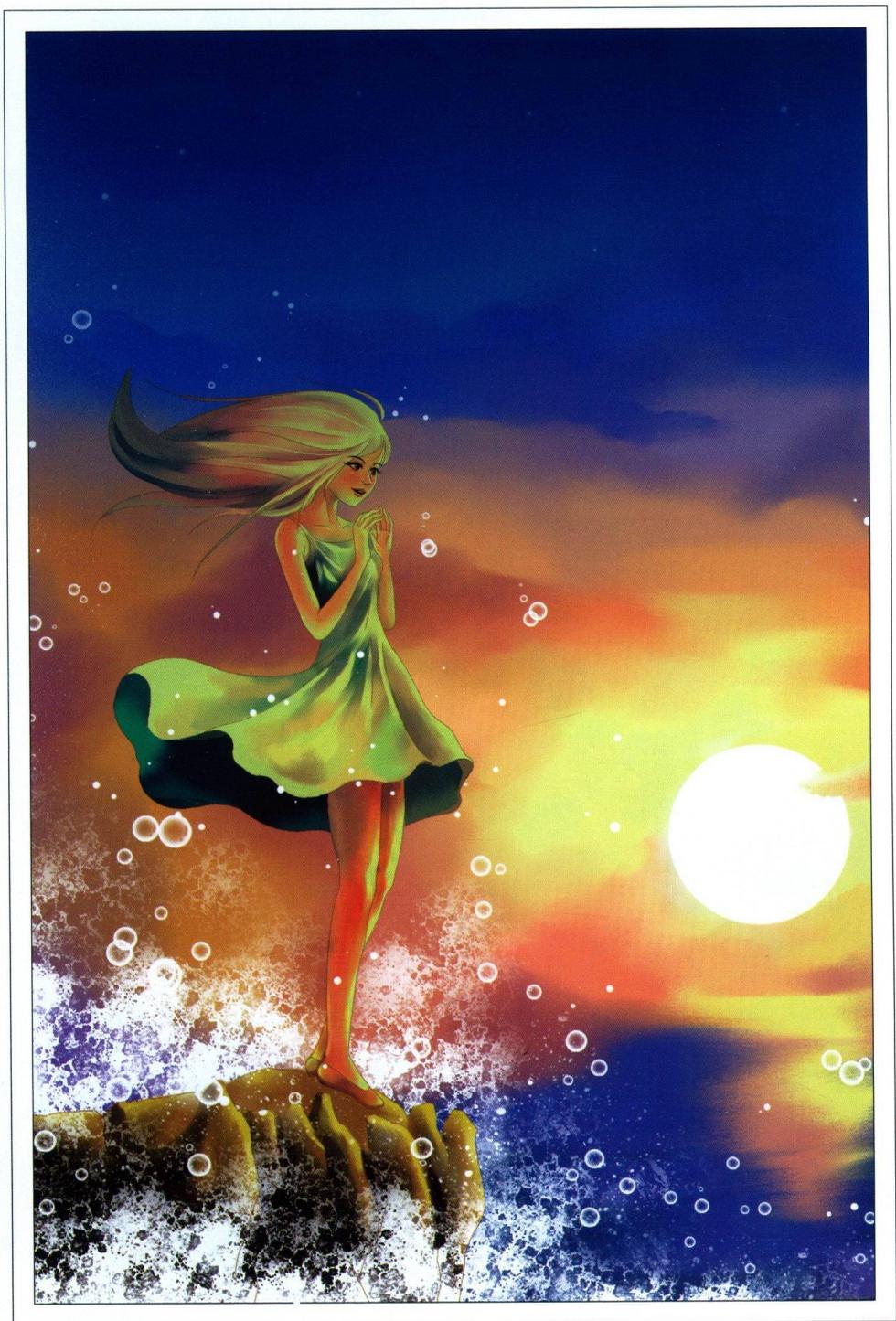


① 海蛇：统称长蛇座。日本译名“海蛇”，赤道带星座之一。

② 蝎与狼：统称天蝎座。日本译名“蝎”，黄道十二星座中最显著的星座。狼，指天狼星。

③ 《绸缪》：《诗·唐风》篇名。

④ 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诗·唐风·绸缪》中的篇章首句。



■ 《太阳礼赞》



■ 《霁月》



他们犹然私语！
自由优美的古之人，
便是束草刈薪的村女山童，
也知道在恒星的推移中
寻觅出无穷的诗料，
啊，那是多么可爱哟！
可惜那青春的时代去了！
可惜那自由的时代去了！
唉，我仰望着星光祷告，
祷告那青春时代再来！
我仰望着星光祷告，
祷告那自由时代再来！
鸡声渐渐起了，
初升的朝云哟，
我向你再拜，再拜。

1922年2月4日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2年9月上海《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



❧ 洪水时代 ❧

—

我望着那月下的海波，
想到了上古时代的洪水，
想到了一个浪漫的奇观，
使我的心中如醉。
那时节茫茫的大地之上
汇成了一片汪洋；
只剩下几朵荒山



好像是海洲一样。

那时节，鱼在山腰游戏，

树在水中飘摇，

孑遗的人类

全都逃避在山椒。

二

我看见，涂山之上

徘徊着两个女郎：

一个抱着初生的婴儿，

一个扶着抱儿的来往。

她们头上的散发，

她们身上的白衣，

同在月下迷离，

同在风中飘举。

抱儿的，对着皎皎的月轮，

歌唱出清越的高音；

月儿在分外扬辉，



四山都生起了回应。

三

“等待行人呵不归，
滔滔洪水呵几时消退？
不见净土呵已满十年，
不见行人呵已满周岁。
儿生在抱呵儿爱号咷，
不见行人呵我心寂寥。
夜不能寐呵在此徘徊，
行人何处呵今宵？——
唉，消去吧，洪水呀！
归来吧，我的爱人呀！
你若不肯早归来，
我愿成为那水底的鱼虾！”

四

远远有三人的英雄



乘在只独木舟上，
他们是椎髻、裸身，
在和激涨的潮流接仗。
伯益在舟前撑篙，
后稷在舟后摇艄，
夏禹手执斧斤，
立在舟之中腰。
他有时在斫伐林树，
他有时在开凿山岩。
他们在奋涌着原人的力威
想把地上的狂涛驱回大海！

五

伯益道：“好悲切的歌声！
那怕是涂山上的夫人？”
后稷道：“我们摇船去吧，
去安慰她耿耿的忧心！”
夏禹，只把手中的斤斧暂停，



笑说道：“那只是虚无的幻影！

宇宙便是我的住家，

我还有什么个私有的家庭。

我手要胼到心，

脚要胼到顶，

我若不把洪水治平，

我怎奈天下的苍生？”……

六

哦，皎皎的月轮

早被稠云遮了。

浪漫的幻景

在我眼前闭了。

我坐在岸上的舟中，

思慕着古代的英雄，

他那刚毅的精神

好像是近代的劳工。

你伟大的开拓者哟，



Guo Mo Ruo Luo Pin Jing Xuan

郭沫若作品精选

你永远是人類的夸耀！
你未來的開拓者哟，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時代了！

1921年12月8日作

（本篇最初發表於1922年1月出版的《學藝》第3卷第8號）



❧ 静 夜 ❧

月光淡淡
笼罩着村外的松林。
白云团团，
漏出了几点疏星。

天河何处？
远远的海雾模糊。
怕会有鲛人在岸，
对月流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2年8月18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原题《静夜吟》)



❧ 雨 后 ❧

雨后的宇宙，
好像泪洗过的良心，
寂然幽静。

海上泛着银波，
天空还晕着烟云，
松原的青森！

平平的岸上，



渔舟一列地骈陈，

无人踪印。

有两三灯火，

在远远的岛上闪明——

初出的明星？

1921年10月20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2年3月出版的《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 天上的市街 ❧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河的牛郎织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1921年10月24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2年3月出版的《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 恼恼的葡萄 ❧

青青的田畴之中
围住了一座荒坟——
诗人哟，别再右眼观赏风光，
左手蒙住你左边的眼睛。

娟妍的蔷薇花下
施肥的粪中蛆涌——
诗人哟，别再右鼻吮吸芬芳，
左手蒙住你左边的鼻孔。



矛盾万端的自然，
我如今不再迷恋你的冷脸。
人世间的难疗的枪恼，
将为我今日后酿酒的葡萄。

1923年5月27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3年7月23日上海《中华新报·创造日》)



散文



❧ 梦与现实 ❧

上

昨晚月光一样的太阳照在兆丰公园的园地上。一切的树木都在赞美自己的幽闲。白的蝴蝶、黄的蝴蝶，在麝香豌豆的花丛中翻飞，把麝香豌豆的蝶形花当做了自己的姊妹。你看它们飞去和花唇亲吻，好像在催促着说：

“姐姐妹妹们，飞吧，飞吧，莫尽站在枝头，我们一同飞吧。阳光是这么和暖的，空气是这么芬芳的。”

但是花们只是在枝上摇头。

在这个背景之中，我坐在一株桑树脚下读泰戈尔的英文诗。读到



了他一首诗，说他清晨走入花园，一位盲目的女郎赠了他一只花圈。

我觉悟到他这是一个象征，这盲目的女即便是自然的美。

我一悟到了这样的时刻，我眼前的蝴蝶都变成了翩翩的女郎，争把麝香豌豆的花茎作成花圈，向我身上投掷。

我埋在花圈的坟墓里了。——

我这只是一场残缺不全的梦境，但是，是多么适意的梦境呢！

下

今晨一早起来，我打算到静安寺前的广场去散步。

我在民厚南里的东总弄，面着福煦路的门口，却看见了一位女丐。她身上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衣背上几个破孔露出一团团带紫色的肉体。她低着头踞在墙下把一件小儿的棉衣和一件大人的单衣，卷成一条长带。

一个四岁光景的女儿踞在她的旁边，戏弄着乌黑的帆布背囊。女丐把衣裳卷好了一次，好像不如意的光景，打开来重新再卷。

衣裳卷好了，她把来围在腰间了。她伸手去摸布囊的时候，小女儿从囊中取出一条布带来，如像漆黑了的一条革带。

她把布囊套在颈上的时候，小女儿把布带投在路心去了。

她叫她把布带给她，小女儿总不肯，故意跑到一边去向她憨笑。



她到这时候才抬起头来，啊，她才是一位——瞎子。

她空望着她女儿笑处，黄肿的脸上也隐隐露出了一脉的笑痕。

有两三个孩子也走来站在我的旁边，小女儿却拿她的竹竿来驱逐。四岁的小女儿，是她瞎眼妈妈的唯一的保护者了。她嬉玩了一会，把布带给了她瞎眼的妈妈，她妈妈用来把她背在背上。瞎眼女巧手扶着墙起来，一手拿着竹竿，“得得得”地点着，向福煦路上走去了。

我一面跟随着她们，一面想：唉！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那围在腰间的两件破衣，不是她们母女两人留在晚间用来御寒的棉被吗？

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人生的悲剧何必向莎士比亚的杰作里去寻找，何必向川湘等处的战地去寻找，何必向大震后的日本东京去寻找呢？

“得得得”的竹竿点路声……是走向墓地去的进行曲吗？马道旁的树木，叶已脱完，落时在朔风中飘散。

啊啊，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

我跟随她们走到了静安寺前面，我不忍再跟随她们了。在我身上只寻出了两个铜元，这便成了我献给她们的最菲薄的敬礼。

1923年冬，在上海



❧ 寄生树与细草 ❧

寄生树站在一株古木的高枝上，在空气中洋洋得意。它倨傲地俯瞰着下面的细草说道：

“你们可怜的小草儿，你看我的位置是多么高，你们是多么矮小！”

细草们没有回答。

寄生树又自言自语地唱道：

“啊哈哟，我是大自然中的天骄。有大树做我庇护，有大树供我养料。我是神不亏而精不劳，高瞻乎宇宙，君临乎小草，披靡乎浮云，揖友乎百鸟。啊哈哟，我是大自然中的天骄。”

一场雷雨，把大树劈倒了。寄生树和古木的高枝倒折在草上。细



草儿们为它哀哭了一场。

寄生树渐渐枯死了。每逢下雨的时候，细草们便追悼它，为它哀哭。

寄生树被老樵夫捡拾在大箩筐里，卖到瓦窑里去烧了。每逢下雨的时候，细草们还在追悼它，为它哀哭。

1924年，在上海



❧ 夕 暮 ❧

我携着三个孩子在屋后草场中嬉戏着的时候，夕阳正烧着海上的天壁，眉痕的新月已经出现在鲜红的云缝里了。

草场中牧放着的几条黄牛，不时曳着悠长的鸣声，好像在叫它们的主人快来牵它们回去。

我们的两只母鸡和几只鸡雏，先先后后地从邻寺的墓地里跑回来了。

立在厨房门内的孩子们的母亲向门外的沙地上撒了一握米粒出来。

母鸡们咯咯咯地叫起来了，鸡雏们也唧唧地争食起来了。

——“今年的成绩真好呢，竟养大了十只。”

欢愉的音波，在金色的暮霭中游泳。



❧ 水墨画 ❧

天空一片灰暗，没有丝毫的日光。

海水的蓝色浓得惊人，舐岸的微波吐出群鱼喋喻的声韵。

这是暴风雨欲来时的先兆。

海中的岛屿和乌木的雕刻一样静凝着了。

我携着中食的饭匣向沙岸上走来，在一只泊系着的渔舟里面坐着。

一种淡白无味的凄凉的情趣——我把饭匣打开，又闭上了。

回头望见松原里的一座孤寂的火葬场。红砖砌成的高耸的烟囱口上，冒出了一笔灰白色的飘忽的轻烟……



山茶花

昨晚从山上回来，采了几串茨实、几簇秋楂、几枝蓓蕾着的山茶。

我把它们投插在一个铁壶里面，挂在壁间。

鲜红的楂子和嫩黄的茨实衬着浓碧的山茶叶——这是怎么也不能描画出的一种风味。

黑色的铁壶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样了。

今早刚从熟睡里醒来时，小小的一室中漾着一种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气。

这是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呀？——

原来铁壶中投插着的山茶，竟开了四朵白色的鲜花！

啊！清秋活在我壶里了！



芍药

昨晚往国泰后台去慰问表演《屈原》的朋友们，看见一枝芍药被抛弃在化妆桌下，觉得可惜，我把它拣了起来。

枝头有两朵骨朵，都还没有开；这一定是为屈原制花环的时候被人抛弃了的。

在那样杂沓的地方，幸好是被抛在桌下没有被人践踏呀。

拿回寓里来，剪去了一节长梗，在菜油灯上把切口烧了一会，便插在我书桌上的一个小巧的白磁瓶里。

清晨起来，看见芍药在瓶子里面开了。花是粉红，叶是碧绿，颤巍巍地向着我微笑。



❧ 水 石 ❧

水里的小石子，我觉得，是最美妙的艺术品。

那圆融，滑泽和那多种多样的形态，花纹，色彩，恐怕是人力以上的东西吧。

这不必一定要雨花台的文石，就是随处的河流边上的石碇都值得你玩味。

你如蹲在那有石碇的流水边上，肯留心向水里注视，你可以发现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那个世界实在是绚烂，新奇，然而却又素朴，谦抑，是一种极有内涵的美。

不过那些石子却不好从水里取出。

从水里取出，水还没有干时，多少还保存着它的美妙。待水分一干，那美妙便要失去。

我感觉着，多少体会了艺术的秘密。



石池

张家花园的怡园前面有一个大石池，池底倾斜，有可供人上下的石阶，在初必然是凿来做游泳池的。但里面一珠水也没有。因为石缝砌得严密，也没有迸出一株青草，蒸出一钱苔痕。

我以前住在那附近，偶尔去散散步，看见邻近驻扎的军队有时也就在池底上操练。这些要算是这石池中的暂时飞来的生命的流星了。

有一次敌机来袭，公然投了一个燃烧弹在这石池里面，炸碎几面石板，烧焦了一些碎石。

弹坑并不大，不久便被人用那被炸碎了的碎石填塞了。石池自然是受了伤，带上了一个癍痕。

再隔不许久，那个癍痕却被一片片青青的野草遮遍了。

石池中竟透出了一片生命的幻洲。



银杏

银杏，我思念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又叫公孙树。但一般人叫你是白果，那是容易了解的。

我知道，你的特征并不专在乎你有这和杏相仿佛的果实，核皮是纯白如银，核仁是富于营养——这不用说已经就足以为你的特征了。

但一般人并不知道你是有花植物中最古的先进，你的花粉和胚珠具有着动物般的性态，你是完全由人力保存下来的奇珍。

自然界中已经是不能有你的存在了，但你依然挺立着，在太空中高唱着人间胜利的凯歌。

你这东方的圣者，你这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你是只有中国才有呀，一般人似乎也并不知道。

我到过日本，日本也有你，但你分明是日本的华侨，你侨居在日本大约已有中国的文化侨居在日本的那样久远了吧。



你是真应该称为中国的国树的呀，我是喜欢你，我特别的喜欢你。

但也并不是因为你是中国的特产，我才特别的喜欢，是因为你美，你真，你善。

你的株干是多么的端直，你的枝条是多么的蓬勃，你那折扇形的叶片是多么的青翠，多么的莹洁，多么的精巧呀！

在暑天你为多少的庙宇戴上了巍峨的云冠，你也为多少的劳苦人撑出了清凉的华盖。

梧桐虽有你的端直而没有你的坚牢；

白杨虽有你的葱茏而没有你的庄重。

熏风会媚妩你，群鸟时来为你欢歌；上帝百神——假如是有上帝百神，我相信每当皓月流空，他们会在你脚下来聚会。

秋天到来，蝴蝶已经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要翻成金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

你不是一位巧妙的魔术师吗？但你丝毫也没有令人掩鼻的那种江湖气息。

当你那解脱了一切，你那搓桠的枝干挺撑在太空中时候，你对于寒风霜雪毫不避易。

那是多么的嶙峋而又洒脱呀，恐怕自有佛法以来再也不曾产生过像你这样的高僧。

你没有丝毫依阿取容的姿态，但你也并不荒伦；你的美德像音乐一样洋溢八荒，但你也并不骄傲；你的名讳似乎就是“超然”，你超在乎一切的草木之上，你超在乎一切之上，但你并不隐遁。

你的果实不是可以滋养人，你的木质不是坚实的器材，就是你的



落叶不也是绝好的引火的燃料吗。

可是我真有点奇怪了：奇怪的是中国人似乎大家都忘记了你，而且忘记得很久远，似乎是从古以来。

我在中国的经典中找不出你的名字，我很少看到中国的诗人咏赞你的诗，也很少看到中国的画家描写你的画。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你是随中国文化以俱来的亘古的证人，你不也是以为奇怪吗？

银杏，中国人是忘记了你呀，大家虽然都在吃你的白果，都喜欢吃你的白果。但的确是忘记了你呀。

世间上也尽有不辨菽麦的人，但把你忘记得这样普遍，这样久远的例子，从来也不曾有过。

真的啦，陪都不是首善之区吗？但我就很少看见你的影子。为什么遍街都是洋槐，满园都是幽加里树呢？

我是怎样的思念你呀，银杏！我可希望你不要把中国忘记吧。

这事情是有点危险的，我怕你一不高兴，会从中国的地面上隐遁下去。

在中国的领空中会永远听不着你赞美生命的欢歌。

银杏，我真希望呀，希望中国人单为能更多吃你的白果，总有能更加爱慕你的一天。

1942年5月23日



小说



■ 《山茶花》



■ 《银杏》



牧羊哀话

—

金刚山万二千峰的山灵，早把我的魂魄，从海天万里之外，摄引到朝鲜来了。我到了朝鲜之后，住在这金刚山下一个小小的村落里面，村名叫着仙苍里。村上只有十来户人家，都是面海背山，半新不旧的茅屋。家家前面，有的是蒺藜围墙；更有花木桑松，时从墙头露见。村南村北，沿海一带，都是松林，只这村之近旁，有数亩农田，几园桑拓。菜花麦莠，把那农田数亩，早铺成金碧迷离。那东南边松树林中，有道小川，名叫赤壁江，汇集万二千峰的溪流，暮暮朝朝，带着哀怨的声音，被那狂暴的日本海潮吞吸而去。

我初到村里的时候，村里人疑我是假冒的中国人，家家都不肯留



我寄宿。幸亏这村南尽头，有位姓尹的妈妈，年纪已在五十以上，一人孤居，长斋礼佛，她听明了我的来意，怜我万里远来，无亲无眷，才把我留在她家中住下了。尹妈门首，贴副白色门联，——朝鲜风俗尚白，门上春联，也用白纸，俨然如同国内丧事人家一般。联上写的现成语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进得门去，小小一个中庭，薄有一些花木。正面家屋，是一列三间；中间正堂，两边住房，堂屋里有层间壁，隔成前后两间，有户相通。前堂上首，有座神桌，当中供尊玉磁观音，左手有尊牌位。从户口望去，屋后似有菜圃一方，直接金刚山麓。尹妈叫我在这右手房中住下了。房里别无他物，只有一张短集，两面推窗，像是久无人居，早变就灰尘世界。

住在尹妈家里，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不知不觉地瞬已过我而去。我每日里，无论天晴落雨，从早起来，便去游山探胜，抵暮始归。一个多星期之中，除了村后的九仙峰外，这偌大个金刚，快要被我踏遍了。毗卢、弥勒、白马、永郎，凡这万二千峰的朝容晚态，雨趣晴姿，已深深印入我脑海之中；我只一闭眼，一凝眸，便一一如同电影一般，呈现在网膜之上。只可惜我不是文人，又不会画画；不能把它完完全全地写了出来，画了出来，送给我兄弟朋友们看看呢。

二

独坐在九仙峰顶，仙人井畔，西望那夕阳光里的金刚，色相庄严，云烟浮动，我的灵魂，早已陶然沉醉，脱壳优游。忽然阵阵清风，从前山脚下，吹来一片歌声，哀婉凄凉，分明是女儿声息。侧耳



听时，只听道：

太阳迎我上山来，
太阳送我下山去；
太阳下山有上时，
牧羊郎去无时归。
羊儿啼，
声甚悲。
羊儿望郎，郎可知？

歌声中断，随闻抵羊悲鸣声。铃声幽微，几不可辨。

羊儿颈上有铃儿，
一一是郎亲手系；
系铃人去无时归，
铃绦欲断铃儿危。
羊儿啼，
声甚悲。
羊儿望郎，郎可知？



歌声渐行渐远，荡漾在清和晚气之中，一声声彻入心脾，催人眼泪。

非我无剪刀，
不剪羊儿衣。
上有英郎金剪痕，
消时令我魂消去。
非我无青丝，
不把铃儿系。
我待铃绦一断时，
要到英郎身边去。

听到此处，我已忍不住涔着了眼泪。我忙立起身来，站在山顶西北角上一棵松树脚下。往下看时，只见那往高城的路上，有群绵羊，可三十余头，带着薄暮的斜辉，围绕着一位女郎，徐徐而进。女郎头上顶着一件湖色帔衫，下面露出的是绛灰裙子，船鞋天足，随步随歌。歌声渐远，渐渐要不能辨悉了。

羊儿！羊儿！
你莫悲哀；
有我还在，
虎豹不敢来。



虎豹它纵来，
我们拼了命，
凭它衔去哉！
羊儿！羊儿！
你莫悲哀！

女郎的歌声，早随落日西沉。女郎的影儿，也被前山拖去了。我的灵魂，在清冷的山气中，受着洗礼。我立在松树脚下，不知过了几多时辰，早已万山入眠，群星闪目，远从那东海天边，更飞上了半规明镜。

三

——“大国的客人，那是我们阆家佩萸小姐呢！”

我同尹妈二人，坐在堂檐边上，谈说田间所见。尹妈把那牧羊女郎的姓名告了我。

——“既是位名门小姐，为什么在这里亲自牧羊呢？”

我这一问，似乎打动了她无限的心事，她紧紧地望着空中皓月，半晌不曾回答我。我从月光之下，偷看得她的眼儿，早已成了两个泪湖。我失悔我不应该盘根究底，这样地苦了她。我正屏息悬心，搔摩不着，尹妈渐渐拭了眼泪，重新转向于我。



——“伤心的往事，本来想绝口不提。客人既是殷勤下问，我不能够辜负你。但这万绪千头，我不知道该从何处说起呢！”

停了一会，她又才往下说道：

——“佩萸小姐本来不是这里的人，十年以前，她家住京城大汉门外。小姐的父亲闵崇华，本是李朝的子爵。只因当时朝里，出了一派奸臣，勾引外人定下了什么合邦条约。闵子爵一连奏了几本，请朝廷除佞安邦，本本都不见批发。子爵见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便弃了官职，携带一门上下，从京城里迁徙而来。

“子爵前配夫人金氏，十六年前早已过世。继配夫人李氏别无生育。金氏夫人死时，佩萸小姐，年才五岁，子爵怜爱异常，命我一人贴身侍奉小姐。我们尹氏门中，先祖代代，都是闵府家人，我的丈夫尹石虎，也是闵府中司事。我从前本有一个小儿，……”

说着说着，尹妈的声音便哽咽起来了。

——“我的儿子名叫尹子英，是闵子爵替他取的名字。子爵十分爱他，常叫他作‘英儿英儿’。英儿比佩萸小姐大一岁，小姐常叫他作英哥，英儿也潜分着叫小姐是萸妹。他们两人你怜我爱的，倒真正地如同同胞骨肉一样。

“李氏夫人也是名门小姐，从小时便到日本留学，毕业之后，又曾经游历过纽约、伦敦、巴黎、维也纳。算来是在国内的时候少，在国外的時候多呢。归国的时候，年才二十二岁，恰好金氏夫人下世后，已经满了三年。李府请人说合，不久便做了子爵的继室。子爵未弃官以前，李夫人在京城里，要算是数一数二的社交家。客人，你请



想想，这样个聪明伶俐、有学问、有才干的新夫人，怎么能自甘淡泊，久受这山村生活的辛苦呢？

“闲子爵迁到这儿来以后，便住在那高城静安寺中，摒去一切浮华，不问世务。只因寺里住不下多人，小姐已渐渐长大，便叫我们夫妇二人，来这仙苍里安身；只把英儿留在寺中，买了几十匹羊儿，叫他看管。那时候我那英儿已经长到十二岁上了。白日里每逢天晴，他便赶着羊儿在山前山后去放。有时佩萸小姐也同他一路牧羊。他们两人倒不知迷了多少回数路途，惹得我们受了多少回数的虚惊呢！”

“我记得他们有一次到了半夜里还不见回寺，子爵以为是在我们家里耍着了，叫了几个寺僧来接。他们是并不在我们家里的。我们大家惊惶起来，忙分头去四处寻找，找到海金刚，远见得一群羊儿睡在海岸上。英儿靠着一个岩壁，佩萸小姐靠着英儿的肩头，他们俩早就睡熟了。那天晚上，也是有这样的月光。月光照耀着，海潮摇荡着，他们俩就好像睡在一个大摇篮里面一样。他们那时候的光景，我是再也不会忘记的呢！”

“每逢落雨不能放羊的时候，英儿便在寺中随着住持僧众们操拳学武，晚来便同小姐两人在子爵面前读书写字。无风无浪地过了四年，我那英儿已经长到了十六岁，佩萸小姐也长到了十五岁了。子爵常说，不久要带他们到你们大国去，使他们长长见识。唉！谁知天不人愿，我那英儿，他就在那一年，……”

尹妈很伤心地哭了起来，恰巧那天上的月轮，也被一朵鹊黑的乌云遮了去，愈觉得令人凄楚。我又不便往下问，只得等尹妈哭住了，才听她含泪说道：

——“他——他就在那一年，被他的父——父亲——杀死了！”



说着又哭了起来。我想找句话来安慰她，但连半句也找不出。我只得起去倒了杯茶来请她呷，她接在手中呷了几口，说道：

——“以下的话还长，等我去把英儿的遗书取了来再往下说罢。”

四

夜分已深，外边天气甚凉；尹妈叫我到房中去坐。我同她进了我的居室，同坐在地板上面——朝鲜人席地而坐，席地而寝，还存着我古代的遗风。尹妈取了封书信来，我接在灯下看是：

母亲：

儿今放羊回家，在这羊栏旁边，拾得一封书信，明明是父亲遗失的。因为是已经开了封，儿便把那内容取来一看——呀！母亲！儿不看犹可，看了之后，早令儿魂飞魄散！

母亲！儿今已决意救我子爵、蕙妹、父亲。儿不忍我父亲犯出这样大不义的罪行。儿想父亲定已来在寺中，儿却四处寻之不得。母亲！儿想此事声张出去，不仅父亲一人的攸关。儿今夜里要在寺中巡逻，能私下地把父亲吓退，最为上策。

母亲！倘若儿万一是死了的时候，母亲！请你切莫悲哀！儿想生为亡国之民，倒不如早死为快。

母亲！时间已迫，不能多写。密书阅后，请火化之！抽展中有日



记二册，请交美妹惠存。

儿子英跪禀。

另外还有一封是：

石虎鉴：

十日不得见矣。君可于今夜来寺，我在房中内应，能一网打尽最好。诗笺一张，明明是首反诗，成功之后，快拿到长安寺中宪兵队去自首。有此一诗，便是赎身的符箓。

急切勿误！

闰李玉姬6月11日

炎阳何杲杲，晒我山头苗。土崩苗已死，

炎阳心正骄。

安得后羿弓，射汝落海涛？安得鲁阳戈，

挥汝下山椒？

羿弓鲁戈不可求，泪流成血洒山丘。

长昼漫漫何时夜，长恨漫漫何时休。

——《怨日行》大韩遗民闰崇华挥汗书。

尹妈等我——看完，带着一种很沉抑的声音向我说道：

——“这其中的情节，客人，你可明白了？——我那英儿，他便在那年六月十一的晚上死的。那天午饭过后来了一位静安寺的沙弥，



面交石虎书信一封。石虎随即出门去了，我只以为是子爵有事叫他，等到半夜过后，他才踉踉跄跄跑了回来。不多一刻，又听得有人叫门。我出去开门看时，两个寺僧向我叫道：

——‘尹妈妈！不好了！你的令郎被人杀了！’

“我听了这最后一声，便如晴天里一个霹雳，石虎他也像听见了，从房里跳了出来，叫着‘杀错了！杀错了！’飞也似地跑出了门去。我也一直跑到静安寺去了，我先到英儿的住房里去，看见桌上有一封信，上写着‘母亲亲启——子英’六个字，我把来抄入怀中；忙朝人声嘈杂处跑去。待我找到英儿的时候，只见他满脸都是血；他的心窝儿早已冰冷。我立即昏倒了去，不省人事。

“我醒来的时候，已是青天白日，我疑我做了一个恶梦。待我定睛一看，我才睡在佩萸小姐的房里。小姐坐在我的旁边，已哭得两眼通红，我才伤心痛哭起来。我待要起身，我的四肢手足就同瘫了的一般，再也不能动颤。小姐见我苏醒了转来，忙俯身来安慰我。我越发伤心，小姐也哭倒在我的身旁。

“不多一刻，子爵夫妇走进房来。子爵说道：

——‘英儿不能不就殁了，石虎总不见个影儿。’

“我听了，才知道他并不曾来寺。我忽然才记起英儿的遗书来：请小姐从我怀中取出，递给子爵。子爵拆开看时，另外还有一封落出——便是那李氏夫人的密书了，李氏夫人随即走了出去。等子爵把英儿的遗书读完了之后，佩萸小姐也走了出去。我想来她定是去取日



记的了，后来倒果也猜着，李氏夫人的密书，我不曾火化得，辗转请子爵看了。子爵气上加气，是不消说的。子爵闷了好半天，叫了几声‘英儿’哭道：‘我只望你早早成人，好替国家出力，谁知你才替我父女而死。唉！我还有什么心肠，再……？’

“子爵话犹未了，佩萸小姐从外边跑了进来，报说李氏夫人在英儿房中自杀了！”

五

灯心将尽，惨淡不明。尹妈抽簪挑灯，息了一会，再往下说道：

——“李氏夫人同英儿的坟墓，都在静安寺的后山里。我在寺里足足睡了七日，到头也慢慢地好了起来。我那石虎他自从那晚去后，便永无消息，不知他到底是疯了，还是死了。我好了起来，本想留在寺里服侍子爵和小姐，是子爵万分不肯。子爵已经落发为僧，倒亏得佩萸小姐立意留在寺中，一面侍奉晨昏，一面又把英儿生前所看管的羊群，一手领承看管。客人！这便是我那佩萸小姐亲自牧羊的缘故了。

“小姐常对我说，自从英儿死后，大小羊儿，总是不肯十分进食。几年之内，早已死了一多半了。羊儿每死一匹，小姐总要伤心一场，还要在英儿的墓旁，替它做座羊冢。我想我那英儿，他在九泉之下，定会不十分寂寞的呢。”



六

听了尹妈一席话，翻来覆去的，再也不能睡熟。好不容易才一合眼，恍惚我的身子已在静安寺中。寺中果有尹子英的坟墓。前有墓道碑，上题“慈悲院童男尹子英之墓”十字。恍惚墓的周围果有无数的羊冢。又恍惚我日间所见的那佩萸小姐正跪在墓前哀祷。——

坟台全景，突然变成一座舞蹈场！场之中央，恍惚有对妙龄男女裸身歌舞。两人的周围恍惚有许多羊儿也人立而舞。又恍惚还有许多狮儿、豹儿、虎儿……也在里面。——

恍惚之间，突然来了位矮小的凶汉，向着我的脑袋，飒的一刀便斫了下来！我“啊”的一声惊醒转来，出了一身冷汗；摸摸看时，算好，倒不是血液。

灯亮已息了，只可恨天尚未明。我盼不得早到天明，拜辞了尹妈而去。像这样断肠地方，伤心国土，谁还有铁石心肠，再能够多住片时半刻呢？

这篇小说是1918年二三月间做的，在那年的《新中国》杂志第七期上发表过。概念的描写，科白式的对话，到处都是；如今隔了五年来看，当然是不能满足的。所幸其中的情节，还有令人难于割舍的地方，我把字句标点的错落处加了一番改正之外，全盘面目一律仍旧，把她收在这里——怪可怜的女孩儿哟，你久沦落风尘了。

1922年12月24日夜志此



残春

壁上的时钟敲打着四下了。

博多湾水映在太阳光下，就好像一面极大的分光图，划分出无限层彩色。几只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我对着这种风光，每每想到古人扁舟载酒的遗事，恨不得携酒两瓶，坐在那明帆之下尽量倾饮了。

正在我凝视海景的时候，楼下有人扣门，不多一刻，晓芙走上楼来，说是有位从大坂来的朋友来访问我。我想我倒有两位同学在那儿的高等工业学校读书。一位姓黎的已经回了国，还有一位姓贺的我们素常没通过往来，怕是他来访问我来了。不然，便会是日本人。

我随同晓芙下楼，远远瞥见来人的面孔，他才不是贺君，但是他



那粉白色的皮肤，平滑无表情的相貌，好像是我们祖先传来的一种烙印一样，早使我知道他是我们黄帝子孙了。并且他的颜面细长，他的隆准占据中央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疆域。他洋服的高领上又还露出一半自由无领的蝥蛸，所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好像一只白色的山羊。待我走到门前，他递一张名片给我。我拿到手里一看，恰巧才是“白羊”两字，倒使我几乎失声而笑了。

白羊君和我相见后，他立在门坎便问我说道：

——“你我虽是不曾见过面，但是我是久已认得你的人。你的同学黎君，是你从前在国内的同学，他常常谈及你。”

几年来不曾听说过四川人谈话了，听着白羊君的声音，不免隐隐起了一种恋乡的情趣。他又接着说道：

——“我是今年才毕业的，我和一位同学贺君，他也是你从前在国内的同学，同路回国。”

——“贺君也毕了业吗？”

——“他还没有毕业，他因为死了父亲，要回去奔丧。他素来就有些神经病，最近听得他父亲死耗，他更好像疯了的一般，见到人就磕头，就痛哭流涕，我们真是把他没法。此次我和他同船回国，他坐三等，我坐二等，我时常走去看顾他。我们到了门司，我因为要买些东西，上岸去了，留他一个人在船上。等我回船的时候，我才晓得他跳了水。”

——“什么？跳了水？”我吃惊地反问了一声。

白羊君接着说道：“倒幸好有几位水手救起了他，用捞钩把他钩



出了水来。我回船的时候，正看见他们在岸上行人工呼吸，使他吐水，他倒渐渐地苏醒转来了。水手们向我说，他跳水的时候，脱了头上的帽子，高举在空中画圈，口中叫了三声万岁，便扑通一声跳下海里去了。”白羊君说到他跳水的光景还用同样的手法身势来形容，就好像逼真地亲眼见过的一样。

——“但是船医来检验时，说是他热度甚高，神经非常兴奋，不能再继续航海，在路上恐不免更有意外之虞。因此我才决计把他抬进就近的一家小病院里去。我的行李通通放在船上，我也没有工夫去取，便同他一齐进了病院了。入院已经三天，他总是高烧不退，每天总在摄氏四十度上下，说是尿里又有蛋白质，怕是肺炎、胃脏炎，群炎并发了。所以他是命在垂危。我在门司又不熟，很想找几位朋友来帮忙。明治专门学校的季君我认得他，我不久要写信去。他昨天晚上又说起来，说是‘能得见你一面，便死也甘心’，所以我今天才特地跑来找你。”

白羊君好不容易才把来意说明了，我便请他同我上楼去坐。因为往门司的火车要六点多钟才有，我们更留着白羊君吃了晚饭再同去，晓芙便往灶下去弄饭去了。

好像下了一阵骤雨，突然晴明了的夏空一样，白羊君一上楼把他刚才的焦灼，忘在脑后去了。他走到窗边去看望海景，极口赞美我的楼房。他又踱去踱来，看我房中的壁画，看我壁次的图书。

他问我：“听说你还有两位儿子，怎么不见呢？”

我答道：“邻家的妈妈把他们引到海上去玩耍去了。”



为什么又要脱帽三呼万岁。那好像在这现实之外有什么眼不能见的“存在”在诱引他，他好像Odysseus^①听着Siren^②的歌声一样。

——我和我的女人，今宵的分离，要算是破题儿第一夜了。我的儿子们今晚睡的时候，看见我没有回家，明朝醒来的时候，又看见我不在屋里，怕会疑我是被什么怪物捉了去呢。

——万一他是死了的时候，那他真是可怜：远远来到海外，最终只是求得一死！……

——但是死又有什么要紧呢？死在国内，死在国外，死在爱人的怀中，死在荒天旷野里，同是闭着眼睛、走到一个未知的世界里去，那又有什么可怜不可怜呢？我将来是想死的时候，我想跳进火山口里去，怕是最痛快的一个死法。

——他那悲壮的态度，他那凯旋将军的态度！不知道他愿不愿意火葬？我觉得火葬却是最单纯，最简便，最干净的了。

——儿子们怕已经回家了，他们问去，看见一楼空洞，他们会是何等地寂寞呢？……

默默地坐在火车中，种种想念杂然而来。白羊君坐在我面前痉挛着嘴唇微笑，他看见我在看他，便向我打起话来。



① Odysseus：古希腊荷马所作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伊塞卡国王，在特洛伊战中献木马计。

② Siren：指希腊神话中福耳库斯和缪斯的三个女儿总称。她们各个美若天仙，背部长有天使般的翅膀，下身为双鱼尾。由于天性以吃人为生，宙斯为了防止她们继续吃人，把她们关在了一个岛上。从此，凡是有船只水手经过该岛附近就能听见天籁般的歌声，Siren以此诱惑水手们上岸，并吃掉他们。



他说：“贺君真是有趣的人，他说过他自己是‘龙王’呢！”

——“是怎么一回事？”

——“那是去年暑假的时候了，我们都是住在海岸上的。贺君有一天早晨在海边上捉了一个小鱼回来，养在一个大碗里面。他养了不多一刻，又拿到海里去放了。他跑来向我们指天画地地说，说自己是龙王，他放了的那匹小鱼，原来是条龙子。他把他这条龙子一放下了海去，四海的鱼鳞都来朝贺来了。我们听了好笑。”

——“恐怕他在说笑话罢？”

——“不，他诸如此类疯癫识倒的事情还很多。他是有名的吝啬家，但是他却肯出不少钱去买许多幅画，装饰得一房间都是。他又每每任意停一两礼拜的课，我们以为他病了，走去看他时，他才在关着门画画。”

——“他这很像是位天才的行径呢！”我惊异地说了，又问道：“他画的画究竟怎么样？”

白羊君说道：“我也不晓得它的好歹，不过他总也有些特长，他无论走到什么名胜地方去，他便要捡些石子和蚌壳回来，在书案上摆出那地方的形势来做装饰。”

白羊君愈是谈出贺君的逸事来，我愈觉得他好像象是一位值得惊异的人。我们从前在中国同学的时候，他在下面的几班，我们不幸也把他当着弱小的低能儿看了。我们这些只晓得穿衣吃饭的自动木偶！为什么偏会把异于常人的天才，当成狂人、低能儿、怪物呢？世间上为什么不多多产出一些狂人怪物来哟？



出了驿站，白羊君引我走了许多大街和侧巷，彼此都没有话说。最后走到一处人家门首，白羊君停了步，说是到了；我注意一看，是家上下两层的木造药房，与其说是病院，宁可说是下宿^①。只有门外挂着的一道辉煌的长铜牌，上面百黑漆的“养生医院”四个字。

贺君的病室就在靠街的楼下，是间六铺席子的房间^②，正中挂着一盏电灯，灯上罩着一张紫铜色包单，映射得室中光景异常惨淡。一种病室特有的奇臭，热气、石炭酸气、酒精气、汗气、油纸气……种种奇气的混淆。病人睡在靠街的窗下。看护妇一人跪在枕畔，好像在替他省脉。我们进去时，她点头行了一礼，请我们往邻接的侧室里去。

侧室是三铺席子的长条房间，正中也有一盏电灯，靠街窗下有张小小的矮桌，上面陈设有镜匣和其他杯瓶之类。房中有脂粉的浓香。我们屏息一会，看护妇走过来了。她是中等身材，纤巧的面庞。

——“这是S姑娘。”

——“这是我的朋友爱牟君。”

白羊君替我们介绍了，随着便问贺君的病状。她跪在席上，把两手叠在膝头，低声地说：

——“今天好得多了。体温渐渐平复了。刚才检查过一次，只不过七度二分^③，今早是三十八度，以后怕只有一天好似一天的了。只是



① 作者原注：日本的普通客栈。

② 作者原注：日本庄房以席面计算，普通有四席半、六席、八席等。

③ 作者原注：摄氏三十六度二分之省略语。



通过一条长长的暗道，才走进了白羊的寝室。扭开电灯时，一间四铺半的小房现出。两人都有些倦意，白羊君便命旅馆的女仆开了两床铺陈，房间太窄，几乎不能容下。

我们睡下了。白羊君更和我谈了些贺君的往事，随后他的话渐渐转到S姑娘身上去了。他说他喜欢S姑娘，说她本色；说她是没有父母兄弟的孤人；说她是生在美国，她的父母都是死在美国的；说她是日本领事馆派人送回国的，回日本时才三岁，由她叔母养大，从十五岁起便学做看护妇，已经做了三年了；说她常常说是肺尖不好，怕会得痲症而死。……他说了许多话，听到后来我渐渐模糊，渐渐不能辨别了。

门司市北有座尖锐的高峰，名叫笔立山，一轮明月，正高高现在山头，如像向着天空倒打一个惊叹的符号（！）一样。我和S姑娘徐徐步上山去，俯瞰门司全市，鱼鳞般的屋瓦，反射着银灰色的光辉。赤间关海峡与昼间繁凑的景象迥然改观，几只无烟的船舶，如像梦中的鸥鹭一般，浮在水上。灯火明迷的彦岛与下关海市也隐隐可见。山东北露出一片明镜般的海面来，那便是濑户内海的西端了。山头有森森的古木，有好事者树立的一道木牌，横写着“天下奇观在此”数字。有茶亭酒店供游人休息之所。

我和S姑娘登上山顶，在山后向着濑户内海的一座茶亭内坐下，对面坐下。卖茶的妈妈已经就了寝，山上一个人也没有。除去四山林木萧萧之声，什么声息也没有。S姑娘的面庞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分外现出一种苍白的颜色，从山下登上山顶时，彼此始终无言，便是坐在茶亭之中，也是相对默默。

最后她终于耐不过岑寂，把她花蕾般的嘴唇破了：“爱牟先生，



你是学医的人，医治肺结核病，到底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她说时声音微微有些震颤。

——“你未必便有那种病症，你还要宽心些才好呢。”

——“我一定是有的。我夜来每每出盗汗，我身体渐渐消瘦，我时常无端地感觉倦怠，食欲又不进。并且每月的……”说到此处她忍着不说了。我揣想她必定是想说月经不调，但是我也不便追问。我听了她说的这些症候，都是肺结核初期所必有的，更加以她那腺病质的体格，她是得了这种难治的病症断然无疑。但是我也不忍断言，使她失望，只得说道：

——“怕是神经衰弱罢，你还该求个高明的医生替你诊察。”

——“我的父母听说都是得的这种病症死的，是死在桑佛朗西司戈。我父母死时，我才满三岁，父母的样子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一些影子，记得我那时候住过的房屋，比日本的要宏壮得许多。这种病症的体质，听说是有遗传性的。我自然不埋怨我的父母，我就得……早死，我也好……少受些这人世的风波。”她说说着，便掩泣起来，我也有些伤感，无法安慰她的哀愁。沉默了半晌她又说道：

——“我们这些人，真是有些难解，譬如佛家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这个我们明明知道，但是我们对于生的执念，却是日深一日。就譬如我们嗑葡萄酒一样，明明知道醉后的苦楚，但是总不想停杯！……爱牟先生！你直说罢！你说，像我这样的废人，到底还有生存的价值没有呢？……”

——“好姑娘，你不要过于感伤了。我不是对着你奉承，像你这样从幼小而来便能自食其力的，我们对于你，倒是惭愧无地呢！你就



使有什么病症，总该请位高明的医生诊察的好，不要空自担忧，反而有害身体呢。”

——“那么，爱牟先生，你就替我诊察一下怎么样？”

——“我还是未成林的笋子^①呢！”

——“啊啦，你不要客气了！”说着便缓缓地袒出她的上半身来，走到我的身畔。她的肉体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蹩着的两肩，就好像一颗剥了壳的荔枝，胸上的两个乳房微微向上，就好像两朵未开苞的蔷薇花蕾。我忙立起身来让她坐，她坐下把她一对双子星，圆睁着望着我。我擦暖我的两手，正要去诊打她的肺尖，白羊君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我叫道：

——“不好了！不好了！爱牟！爱牟！你还在这儿逗留！你的夫人把你两个孩儿杀了！”

我听了魂不附体地一溜烟便跑回我博多湾上的住家。我才跑到门首，一地都是幽静的月光，我看见门下倒睡着我的大儿，身上没有衣裳，全胸部都是鲜血。我浑身战栗着把他抱了起来。我又回头看见门前井边，倒睡着我第二的一个小儿，身上也是没有衣裳，全胸部也都是血液，只是四肢还微微有些蠕动，我又战栗着把他抱了起来。我抱着两个死儿，在月光之下，四处窜走。

——“啊啊！啊啊！我纵使有罪，你杀我就是了！为什么要杀我这两个无辜的儿子？啊啊！啊啊！这种惨剧是人所能经受的吗？我为什么不疯了去！死了去哟！”

~~~~~

① 作者原注：日本称庸医为“竹藪”。



我一面跑，一面乱叫，最后我看见我的女人散着头发，披着白色寝衣，跨在楼头的扶栏上，向我骂道：

——“你这等于零的人！你这零小数点以下的人！你把我们母子丢了，你把我们的两个儿子杀了，你还在假惺惺地作出慈悲的样子吗？你想死，你就死罢！上天叫我来诛除你这无赖之徒！”

说着，她便把手中血淋淋的短刀向我投来，我抱着我的两个儿子，一齐倒在地上。——

惊醒转来，我依然还在抽气，我浑身都是汗水，白羊君的鼾声，邻室人的鼾声，远远有汽笛和车轮的声响。我拿白羊君枕畔的表来看时，已经四点三十分了。我睡着清理我的梦境，依然是明明显显地没有些儿模糊。啊！这简直是Medea<sup>①</sup>的悲剧了！我再也不能久留，我明朝定要回去！定要回去！

## 五

旅舍门前横着一道与海相通的深广的石濠，濠水作深青色。几乎要与两岸齐平了。濠中有木船数艘，满载石炭，徐徐在水上来往。清冷的朝气还在市中荡漾；我和白羊君用了早膳之后，要往病院里走去。病院

① Medea: 美狄亚，是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作《美狄亚》的主人公。剧中，喀斯公主美狄亚与异乡前来取金羊毛的伊阿宋一见钟情，为了帮助自己的心上人，她设计拿走了金羊毛，背叛了父亲与国家，杀死了弟弟后与伊阿宋一起出逃。但是，在历尽艰辛，流亡到科任托斯，又养育了两个儿子之后，伊阿宋却背叛了美狄亚，欲同科任托斯公主结婚，将美狄亚驱逐出去。走投无路、悲愤难抑的美狄亚制定了残忍的报复计划，毒死了公主新娘和她的父亲，又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并逃离伊阿宋的身边。伊阿宋也抑郁而亡。



在石濠的彼岸，我们沿着石濠走，渡过濠上石桥时，遇着几位卖花的老妈妈，我便买了几枝白色的花墓蒲和红蔷薇，白羊君买了一束剪春罗。

走进病室的时候贺君便向我致谢，从被中伸出一只手来，求我握手。他说，他早听见S在讲，知道我昨晚来了。很说了些对不起的话，我把白菖蒲交给他，他接着把玩了一阵，叫我把来插在一个玻璃药瓶内。白羊君把蔷薇和剪春罗，拿到邻室里去了。

我问贺君的病状，他说已经完全脱体，只是四肢无力，再也不能起床。我看他的神气也很安闲，再不像有什么危险的症状了。

白羊君走过侧室去的时候，只听得S姑娘的声音说道：

——“哦，送来那么多的好花！等我摘朵蔷薇来簪在髻上罢！”

她不摘剪春罗，偏要摘取蔷薇，我心中隐隐感受着一种胜利的愉快。

他们都走过来了。S姑娘好像才梳好了头，她的髻上，果然簪着一朵红蔷薇。她向我道了早安，把三种花分插在两个玻璃瓶内，呈现出一种非常愉快的脸色。Medea的悲剧却始终在我心中来往，我不知道她昨晚晚上做的是什么梦。我看见贺君已经复元，此处已用不着我久于停留。我也不敢久于停留了。我便向白羊君说，我要乘十点钟的火车回去。他们听了都好像出乎意外。

白羊君说：“你可多住一两天不妨罢？”

S姑娘说：“怎么才来就要走呢？”

我推诿着学校有课，并且在六月底有试验，所以不能久留。他们



总苦苦劝我再住一两天，倒是贺君替我解围，我终得脱身走了。

午前十点钟，白羊君送我上了火车，彼此诀别了。我感觉得遗留了什么东西在门司的一样，心里总有些依依难舍。但是我一心又早想回去看我的妻儿。火车行动中，我时时把手伸出窗外，在空气中作舟揖的运动，想替火车加些速度。好容易火车到了，我便飞也似地跑回家去，但是我的女人和两个儿子，都是安然无恙。我把昨夜的梦境告诉我女人听时，她笑着，说是我自己虚了心。她这个批评连我自己也不能否定。

回家后第三天上午，白羊君写了一封信来，信里面还装着三片蔷薇花瓣。他说，自我走后，蔷薇花儿渐渐谢了，白菖蒲花也渐渐枯了，蔷薇花瓣，一片一片地落了下来，S姑娘教他送几片来替我作最后的诀别。他又说，贺君已能行步，再隔一两日便要起身回国了，我们只好回国后再见。我读了白羊君的来信，不觉起了一种伤感的情趣。我把蔷薇花片夹在我爱读的Shelley<sup>①</sup>诗集中，我随手写了一张简单的明信片寄往门司去：

谢了的蔷薇花儿，  
一片两片三片，  
我们别来才不过三两天，  
你怎么便这般憔悴？  
啊，我愿那如花的人儿，  
不也要这般的憔悴！

1922年4月1日脱稿



① Shelley: 雪莱 (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声握着两个小小的拳头在被絮上乱打。有时全无眼泪地干哭。有时哭着又突然嬉笑起来。诸如此类，在最短的时限中，表现出种种变化无常毫无联络的兴奋状态。

见他儿子这么可怜，早是神经变了质的爱牟，更不免时常心痛，他的女人因为要盘缠家政，又要哺乳幼儿，一个人周转不来，所以爱牟不免要牺牲——在他心中是这么作想——他些时间，每逢没课的时候，便引着他的大儿，出向海边或邻近地方走走。

他们的寓所，是在一座渔村之中。村之南北，有极大的松林沿海而立。跨出寓所，左转，向西走去时，不上百步路远，便可以到达海岸。海面平静异常，沙岸上时常空放着许多打鱼的船舶。每当夕阳落海时，血霞流天，海色猩红，人在松林中，自森森的树柱望出海面时，最是悲剧的奇景。在这时候，爱牟每肯引他大儿出来，在沙岸上闲步。步着，小儿总爱弓起背去拾拣沙上的蚌骸，拣一个交一个在爱牟手里。弄得爱牟两手没有余地时，他又悄悄地替他丢了。爱牟沿路走着，沿路替他儿子指说些自然现象：时或摘朵野花来分析花蕊，时或捉个昆虫来解剖形骸，时或指着海上打鱼去的船只，打鱼回的船只，便用一种沉抑的声音向他儿子说道：“大儿，你爹爹的故乡是在海那边，远远的海那边，等你长大了之后，爹爹要带你回去呢。”小儿若解若不解地，只是应诺。有时不想走的时候，便坐在沙岸上，随手画些鱼儿兔儿；他的儿子也弓起背来先画一个橄榄形，在其任一端凿出个小洞，便洋洋得意地说道：“爹爹，鱼儿。”他们就此也能彼此相慰。

寓所近旁有座古庙。庙前古松参天，大多是百年前的故物，树荫中茶舍两三家，设茶榻树下，面草席坐褥于其上，以供游人休息之



所。庙门古拙，屋顶有白鸽为巢。门侧井屋一椽，覆盖一眼井水，一瓮清泉，以供拜神者净手之用。屋顶驯鸽，时时飞下地来，啄食游人所投米谷；或则飞到井水旁边，在水瓮中浴沐饮水。此地爱牟以为颇有诗趣，所以也常带着他的儿子走来。来时随带米麦一囊，父子两人走至庙前，把米麦投在地上，鸽子便一只飞来，两只飞来，三只飞来，飞来得愈多，小儿便欢喜得在鸽群中跳舞起来。

爱牟近来更学会了一种技艺了。

他们在白天游玩了之后，一到夜半来，他的大儿依然还是要哭醒。他等他哭醒的时候，便把他们白日所见，随口编成助睡歌唱给他听，他听了，也就渐渐能够安睡了：从前要隔过三两钟头才能睡熟的，如今只消隔得个把钟头的光景了。儿子也很喜欢听，每逢他疲倦得不堪，不肯唱的时候，他偏要叫他唱，唱着唱着，他比小儿早睡去的时候也有。

今晚他大儿睡醒转来，他把他哄好，一同睡下去了之后，他也叫他唱歌。他也就拖着他感伤的声音唱了起来。他唱道：

一只白鸽子，飞到池子边上去，看见水里面，一匹鲜红的金鱼儿。

鸽子对着鱼儿说：

“鱼儿呀！鱼儿！你请跳出水面来，飞向空中游戏！”

鱼儿听了便朝水外钻，但总钻不出来。

鱼儿便对鸽子说：“鸽子呀！鸽子！你请跳进水里来，浮在藻中游戏！”



鸽子听了便朝水里钻，但总钻不进去。

拖长声音，反复地唱了又唱，唱一句，小儿赞诺一声。唱到后来，小儿的意识渐渐朦胧，赞诺的声音渐渐低远，渐渐消沉，渐渐寂灭了。

天天如是，晚晚如是，有时又要听他小的一个婴儿啼饥的声音，本来便是神经变了质的爱牟，因为睡眠不足，弄得头更昏，眼更花，耳更鸣起来——他的两耳，自从十七岁时患过一场重症伤寒以来，便得下了慢性中耳加答儿，常常为耳鸣重听所苦，如今将近十年，更觉得有将要成为聋聩的倾向了。

大儿睡去了之后，他自己的睡眠不知道往哪里去了。幼时睡在母亲怀里的光景，母亲念着唐诗，搔着自己的背儿入睡的光景，如像中世纪的一座古城，倏然浮在雾里。啊，那种和蔼的天乡，那是再也不能恢复转来的了！……辗转了好一会，把被里的空气弄得冰冷了，他又一纳头蒙在被里，闭了眼睛只顾养神——其实他的“神”，已经四破五裂，不在他的皮囊里面了。他自己觉得他好像是楼下腌着的一只猪腿，又好像前几天在海边看见的一匹死了的河豚，但是总还有些不同的地方。他觉得他心脏的鼓动，好像在地震的一般，震得四壁都在作响。他的脑里，好像藏着一团黑铅。他的两耳中，又好像有笑着的火焰。他的腰椎，不知道是第几个腰椎，总隐隐有些儿微痛。

突然一声汽笛，劈空而鸣。接着一阵轰轰的车轮声，他知道是十二点钟的夜行火车过了。远远有海潮的声音，潮音打在远岸，在寒冷的夜空中作了一次轮回，又悠然曳着余音渐渐消逝。儿子们的呼吸声、睡在邻室的他女人的呼吸声，都听见了。他自己就好像沉没在个无明无夜的漆黑的深渊里一样。



## 月 蚀

8月26日夜，六时至八时将见月蚀。

早晨我们在报纸上看见这个预告的时候，便打算到吴淞去，一来想去看看月亮，二来也想去看看我们久别不见的海景。

我们回到上海来不觉已五个月了。住在这民厚南里里面，真真是住了五个月的监狱一样。寓所中没有一株草木，竟连一杯自然的土面也找不出来。游戏的地方没有，空气又不好，可怜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瘦削得真是不堪回想。他们初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见了都说是活泼肥胖；如今呢，不仅身体瘦削得不堪，就是性情也变得很乖僻的了。儿童是都市生活的barometer<sup>①</sup>，这是我此次回上海来得的一个唯一

① 作者原注：晴雨表。



■ 《残春》



■ 《月蚀》



的经验。啊！但是，是何等高价的一个无聊的经验呢！

几次想动身回四川去，但又有些畏途。想到乡下去过活，但是经济又不许可。呆在上海，连市内的各处公园都不曾引他们去过。我们与狗同命运的华人，公园是禁止入内的。要叫我穿洋服我已经不喜欢，穿洋服去是假充东洋人，生就了的狗命又时常向我反抗。所以我们到了五个月了，竟连一次也没有引他们到公园里去过。

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住在海边，住在森林的怀抱里，真所谓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回想起那时候的幸福，倍增我们现在的的天。我们跑到吴淞去看海，——这是我们好久以前的计划了，但只这么邻近的吴淞，我们也不容易跑去，我们是大为都市所束缚了。今天我要发誓：我们是一定要去的，无论如何是一定要去的了，坐汽车去罢？坐火车去罢？想在午前去，但又怕热，改到午后。

小孩子们听说要到海边，他们的欢喜真比得了一本新买的画本时还要加倍。从早起来便预想起午后的幸福，一天只是跳跳跃跃的，中午时连饭都不想吃了。因为我说了要到五点钟才能去，平常他们是全不关心时钟的，今天却时时去瞻望，还没到五点！还没到五点！长的针和短的针动得分外慢呢！

好容易等到了五点钟，我们正要准备动身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朋友，我们便约他同去。我跑到静安寺旁边汽车行里去问问车价。

不去还好了，跑了一趟去问，只骇得我抱头鼠窜地回来。说是单去要五块！来回要九块！本是穷途人不应该妄想去做邯郸梦。我们这里请的一位娘姨辛辛苦苦做到一个月，工钱才只三块半呢！五块！九块！



我跑了回来，朋友劝我不要。他说到吴淞去没有熟人，坐火车去的时候把钟点错过了是很麻烦的，况且又要带着几个小孩子，上车下车很够当心。要到吴淞时，顶小的一个孩子万万不能不带去。

啊，罢了，罢了！我们的一场高兴，便被这五块九块打得七零八碎了！可怜等了一天的两个小儿，白白受了我们的欺骗。

朋友走的时候，已经将近七点钟了。

没有法子，走到黄浦滩公园去罢，穿件洋服去假充东洋人去罢！可怜的亡国奴！可怜我们连亡国奴都还够不上，印度人都可以进出自由，只有我们华人是狗！……

满肚皮的愤慨没处发泄，但想到小孩子的份上也只好忍忍气，上楼去披件学西洋人的鬼皮。

我们先把两个孩子穿好，叫他们到楼下去等着。出了一身汗，套上一件狗穿洞的衬衫。我的女人在穿她自己手制的中国料的西装。

——“为什么，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吗？”她问了我一声。

——“不行。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中国衣服是不行的。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就可以进去了。”

我的女人她以为我是在骂人了，她也助骂了一声：“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狼心狗肺罢！”

——“我单看他们的服装，总觉得他们是一条狗。你看，这衬衫上要套一片硬领，这硬领下要结一条领带，这不是和狗颈上套的项圈





院都要击钟鸣鼓，大人们也叫我们在家中打板壁作声响。在冥冥之中有一条天狗，想把日月吃了，击钟鸣鼓便是想骇去那条天狗，把日月救出。这是我们四川乡下的俗传，也怕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传说。小时读的书上，据我所能记忆的说：《周礼》《地官》《鼓人》救日月则诏王鼓，春官太仆也赞王鼓以救日月，秋官庭氏更有救日之弓和救月之矢。《谷梁传》上也说是天子救日陈五兵五鼓，诸侯三兵三鼓，大夫击门，士击柝。这可见救日月蚀的风俗自古已然。北欧人也有和这绝相类似的神话，他们说：天上有二狼，一名黑蹄（Hati），一名马纳瓜母（Managarm），黑蹄食日，马纳瓜母食月，民间作声鼓噪，以望逐去二狼救出日月。

这些传说，在科学家看来，当然会说是迷信；但是我们虽然知道月蚀是由于地球的掩隔，我们谁又能把天狗的存在否定得了呢？如今地球上所生活着的灵长，不都是成了黑蹄和马纳瓜母，不仅在吞噬日月，还在互相啮杀么？

呵呵，温柔敦厚的古之人！你们的情性真是一首好诗。你们的生命充实，把一切的自然现象都生命化了。你们互助的精神超越乎人间以外，竟推广到了日月的身上去。可望而不可及的古之人，你们的鼓声透过了几千万重的黑幕，传达到我耳里来了！

啊，我毕竟昧了我科学的良心，对于我的小孩子们说了个天大的谎话！我说：“那不是新月，那是有一条恶狗要把那圆圆的月亮吃了。”

二儿的义愤心动了，便在电车上叱咤起来：“狗儿，走开！狗儿！”

大的一个快满六岁的说：“怕是云遮了罢？”



我说：“你看，天上一点云也没有。”

——“天上也没有狗啦。”

啊，我简直找不出话来回答了。

车到了黄浦滩口，我们便下了车。穿过街，走到公园内的草坪里去，两个小孩子一走到草地上来，他们真是欢喜得了不得。他们跑起来了，跳起来了，欢呼起来了。我和我的女人找到一只江边上的凳子坐下，他们便在一旁竞跑。

月亮依然残缺着悬在浦东的低空，橙红的颜色已渐渐转苍白了。月光照在水面上亮晶晶地，黄浦江的昏水在夜中也好像变成了青色一般。江心有几只游船，满饰着灯彩，在打铜器，放花炮，游来游去地回转，想来大约是救月的了。啊，这点古风万不想在这上海市上也还保存着，但可怜吃月的天狗，才就是我们坐着望月的地球，我们地球上的狗类真多，铜鼓的震动，花炮的威胁，又何能济事呢？

两个孩子跑了一会，又跑来挨着我们坐下：

——“那就是海？”指着黄浦江同声问我。

我说：“那不是海，是河。我们回上海的时候就在那儿停了船的。”

我的女人说：“是扬子江？”

——“不是，是黄浦江，只是扬子江的一条小小的支流。扬子江的上游就在我们四川的嘉定叙府等处，河面也比这儿要宽两倍。”

——“唉！”她惊骇了，“那不是大船都可以走吗？”



——“是啦，是可以走。大水天，小火轮可以上航至嘉定。”

大儿又指着黑团团的浦东问道：“那是山？”

我说：“不是，是同上海一样的街市，名叫浦东：因为是在这黄浦江的东方。你看月亮不是从那儿升上来的吗？”

——“哦，还没有圆。……那打锣打鼓放花炮呢？”

——“那就是想把那吃月的狗儿赶开的。”

——“是这样吗？吓哟，吓哟，……”

——“赶起狗儿跑罢！吓哟，吓哟，……”

两人又同声吆喝着向草地上跑去了。

电灯四面辉煌，高昌庙一带有一最高的灯光时明时暗，就好像在远海中望见了灯台的一样。这时候我也并没有什么怀乡的情趣，但总觉得我们四川的山灵水伯远远在招呼我。

——“我们四川的山水真好，”我便自言自语地说了起来，“我们不久大概总可以回去吧。巫峡中的奇景恐怕是全世界中所没有的。江流两岸对立着很奇怪的岩石，有时候真如像刀削了的一样，山顶常常戴着白云。船进了峡的时候，前面看不见去路，后面看不见来路，就好像一个四山环拱着的大湖，但等峡路一转，又是别有一洞天地了。人在船上想看山顶的时候，仰头望去，帽子可以从背后落下。我们古时的诗人说那山里面有美好绝伦的神女，时而为暮雨，时而为朝云，这虽然只是一种幻想，但人到那个地方总觉得有一种神韵袭人，在我们的心眼间自然会生出这么一种暗示。



“啊啊，四川的山水真好，那儿西部更还有未经跋涉的荒山，更还有未经斧钺的森林，我们回到那儿，我们回到那儿去罢！在那儿的荒山古木之中自己去建筑一椽小屋，种些芋粟，养些鸡犬，工作之暇我们唱我们自己做的诗歌，孩子们任他们同獐鹿跳舞，啊啊，我们在这个亚当与夏娃做坏了的世界当中，另外可以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

我说话的时候，我的女人凝视着我，听得有几分入神。

——“啊，我记起来了。”她突然向我说道，“我昨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什么梦呢？”

她说：“我们前几天不是说过想到东京去吗？我昨晚上竟梦见到了东京。我们在东京郊外找到一所极好的房子，构造就和我们在博多湾上住过的抱洋阁一样，是一种东西洋折衷式的。里面也有花园，也有鱼池，也有曲桥，也有假山。紫荆树的花开满一园，中间间杂了些常青的树木。更好是那间敞豁的楼房，四面都有栏杆，可以眺望四方的松林，所有与抱洋阁不同的地方，只是看不出海罢了。我们没有想出在东京郊外竟能寻出那样的地方。房金又贱，每月只要十五块钱。我们便立刻把行李搬了进去。晚上因为没有电灯，你在家里守小孩们，我便出去买洋烛。一出门去，只听楼上有什么东西在晚风中吹弄作响，我回头仰望时，那楼上的栏杆才是白骨做成，被风一吹，一根根都脱出白来，在空中打击。黑洞洞的楼头只见不少尸骨一上一下地浮动。我吓得什么似的急忙退转来，想叫你和小孩们快走，后面便跟了许多尸骨进来踞在厅上。尸骨们的颞骨一张一合起来，指着一架特



别瘦长的尸骨对我们说，一种怪难形容的喉音。他们指着那位特别瘦长的说：这位便是这房子的主人，他是受了鬼祟，我们也都是受了鬼祟。他们叫我们不要搬。说那位主人不久就要走了。只见那瘦长的尸骨把颈子一偏，全身的骨节都在震栗作声，一扭一拐地移出了门去。其余的尸骨也同样地移出了门去。两个大的小孩子吓得哭也不敢哭出来。我催你赶紧搬，你才始终不肯。我看你的身子也一刻一刻地变成了尸骸，也吐出一种怪声，说要上楼去看书。你也一扭一拐地移上楼去了。我们母子只吓得在楼下暗哭，后来便不知道怎么样了。”

——“啊，真好一场梦！真好一场意味深长的梦！像这上海市上歪白砖红的华屋，不都是白骨做成的吗？我们住在这儿的人不都是受了鬼祟的吗？不仅我一个人要变成尸骸，就是你和我们的孩子，不都是瘦削得如尸骸一样了吗，啊，我们一家五口，睡在两张棕网床上，我们这五个月来，每晚做的怪梦，假使一一笔记下来，在分量上说，怕可以抵得上一部《胡适文存》了呢！”

——“《胡适文存》？”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新人物’的文集，有一寸来往厚的四厚册。”

——“内容是什么？”

——“我还没有读过。”

——“我昨天晚上也梦见宇多姑娘。”

——“啊，你梦见了她吗？不知道她现刻怎么样了昵？”

我们这么应答了一两句，我们的舞台便改换到日本去了。



1917年，我们住在日本的冈山市内一个偏僻的小巷里。巷底有一家姓二木的邻居，是一位在中学校教汉文的先生。日本人对于我们中国人尚能存几分敬意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一种便是专门研究汉文的学者了。这位二木先生人很孤僻，他最崇拜的是孔子。周年四季除白天上学而外，其余都住在楼上，脚不践地。

因为是汉学家的家庭，又因为我的女人是他们同国人的缘故，所以他家里人对于我们特别地另眼看待。他家里有三女一男。长女居孀，次女便名字多，那时只有十六岁，还有个十三岁的幼女。男的一位已经在东京的帝国大学读书了。

宇多姑娘她的面庞是圆圆的，颜色微带几分苍白，她们取笑她便说是“盘子”。她的小妹子尤为调皮，一想挖苦她，便把那《月儿出了》的歌来高唱，歌里的意思是说：

月儿出了，月儿出了，

出了，出了，月儿呀。

圆的，圆的，圆圆的，

盘子一样的月儿呀！

这首歌凡是在日本长大的儿童都是会唱的，他们蒙学的读本上也有。

只消把这首歌唱一句或一字，或者把手指来比成一个圆形，宇多姑娘的脸便要涨得绯红，跑去干涉。她愈干涉，唱的人愈要唱，唱到





去，出门时向我笑了一下走了。

五月里女人由东京回来了，在那年年底我们得了我们的大儿。自此以后二本家对于我们的感情便完全变了，简直把我们当成罪人一样，时加白眼。没有变的就只有宇多姑娘一个人。只有她对于我们还时常不改她那笑容可掬的态度。

我们和她们总共只相处了一年半的光景，到明年六月我便由高等学校毕业了。毕业后暑期中我们打算在日本东北海岸上去洗海水澡，在一个月之前，我的女人带着我们的大儿先去了。

那好像是六月初间的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里准备试验的时候。

——“K君，K君，”宇多姑娘低声地在窗外叫，“你快出来看……”

她的声音太低了，最后一句我竟没有听得明白。我忙掩卷出去时，她在窗外立着向我招手，我跟了她去，并立在她家门前空地上，她向空中指示。

我抬头看时，才知道是月蚀。东边天上只剩一钩血月，弥天黑云怒涌，分外显出一层险恶的光景。

我们默立了不一会，她的孀姐恶狠狠地叫起来了：

——“宇多呀！进来！”

她向我目礼了一下，走进门去了。

我的女人说：“六年来不通音讯了，不知道她们是还在冈山没有？”这是我们说起她们时，总要引起的一个疑问。我们在回上海之



前，原想去探访她们一次，但因为福冈和冈山相隔太远了，终究没有去成。

——“她现在已经二十二岁了，怕已经出了阁罢。”

——“我昨晚梦见她的时候，她还是从前的那个样子，是我们三个人在冈山的旭川上划船，也是这样的月夜。好像是我们要回上海来了，去向她辞行。她对我说：‘她要永远过独身生活，想跟着我们一同到上海’。”

——“到上海？到上海来成为枯骨么？啊啊，‘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了。”

我们还坐了好一会，觉得四面的嘈杂已经逐渐镇静了下来，草坪上坐着的人们大都散了。

江上吹来的风，添了几分湿意。

眼前的月轮，不知道几时已困囿地升得很高，变作个苍白的面孔了。

我们起来，携着小孩子才到公园里去走了一转，园内看月的日本人很不少，印度人也有。

我的女人担心着第三的一个孩子，催我们回去。我们走出园门的时候，大儿对我说道：“爹爹，你天天晚上都引我们到这儿来罢！”二儿也学着说。他们这样一句简单的要求，使我听了几乎流出了眼泪。

1923年8月28日夜



## 圣者

Tial, Kiu humiligos sin, Kiel tiu infano, tiu estas la Plejgranda en la regno de la Cielo.

《 St. Mat. 》 XVIII-4. ①

——“爹爹回来了，爹爹回来了。”

——“哟，哟，爹爹回来了。”

爱牟刚在上楼，早听见他的两个儿子在楼上欢呼了起来，他今天整天不见他们了。清早起来，跑到印刷所里去自行校对了一回稿件，便到闸北去会一位新从德国回来的朋友。朋友们留住吃了中饭，便围炉谈

① 作者原注：“凡是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马太福音》第18章）





回家去逗引孩子们的欢心。孩子们怕比得了糖点时更要快乐了！

刚上楼，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三岁的光景，早从房中跑了出来，把他的左右手执着。

——“爹爹，我们今天读了两段童话呢。”

——“糖点买回来了么？”

——“没有买。”

——“为什么说买又不买呢？”

——“我今天没有买糖点，只买了些花炮回来。”

——“哦，花炮！花炮！快拿出来，快拿出来，我们放罢！”

两个孩子听说买了花炮回来，更高兴得出乎意外。扭着孩子们进了房门。他的女人正坐在一张床旁为婴儿哺乳。她的眼光也分外现出一种欢娱的光彩。

——“今天搅迟了，朋友们留住吃了中饭，又留住谈天，一直弄到这时候，才得告辞了回来。”

——“孩子们等得你什么似的呢。他们说我怕不回来了，你怕坐轮船又坐火车到东洋去了。”

——“哈哈哈哈哈……”

——“晚饭吃了么？”

——“不用了，中饭吃得很迟。我们往楼下去放花炮去罢。”

嘻嘻哈哈地把孩子们拖着走下了楼，女人也抱着婴儿走下楼来了。

小小的中庭中顿时热闹了起来。沉默无声的花筒用星星一火的引导



顿时焕发出璀璨的群花。小儿的拍掌欢笑声，也像这火花一样顿时焕发了起来。放天旋子的时候，儿童的心机也如像天旋子一般，才在地上迅烈地旋回，又迅烈地旋到了天上。放蛇箭的时候，儿童的心机更如像一颗彗星，不知一直飞到哪处的星球去了。鞭炮也放了，有些只燃了导线还不曾爆开的，又拣来横腰劈开，一一用火柴来点放。火药喷射到火柴头上，把火光灭了，只见火柴的红烬又迸发出金刚钻石一样的光芒，孩子们小小的寸心和小小的星眼，也好像金刚钻石一样在微光四射了。硫黄的烟雾满了一庭，儿童的欢声也满了一庭，假使有能说这儿并不是天国的人，纵有天国，恐怕孩儿们也不愿意进去的呢。

睡眠的时间到了，孩子们上楼就寝，大的两个还讴吟了些儿歌，各把一册外国儿童画报放在胸上，已经安安然然地睡去了。只有才满周岁的婴儿，好像是过于兴奋了的光景，始终不愿就睡，爱牟把他抱着，玩弄着剩下的两个小小的花炮。爱牟夫人把炉火生了起来，又扫了一回地板。她走来想从爱牟手中接去婴儿，但婴儿又不愿意被她接去。

——“佛儿这孩子，今晚怕又不睡了。”

——“尽他再玩玩罢，还不到十点钟呢。”

婴儿做些手势，想要叫人把小花炮来点放的光景。

爱牟说：“哈哈，这孩子想要放这花炮呢。”

——“这是不响的么？”爱牟夫人叮咛地问了一句。

——“我买的时候，叫他拿不响的给我，当然不会是响的。”他说了便把一个的导线剔出，把来横卧在桌上，叫他女人去点。

——“该不是响的吗？”爱牟夫人还追问了一声。



——“响总不会，你放罢。”

火柴擦燃了，花炮果然不响，但不提防是会放射的，啾的一声从炮身中放射了一朵磷光向孩子们睡着的床上，笔直地射去了。一种尖锐的惊呼声从爱牟夫人口中叫了出来，只见那朵磷光正中在第二个孩子的右眼上，急烈地回旋。爱牟夫人急忙用手去弹开。孩子也从睡梦中用手去弹拨，随着便惨切地惊哭起来了。右眉已烧去，右眼已经焦黑，睫毛也看不见了。“啊啊，啊啊，这……这……”爱牟夫人把孩子抱了起来，只是惊呼着不能成语。

——“不要尽他用手去搓！不要尽他用手去搓！”爱牟把婴儿睡在别一张床上。又把受伤的孩子夺过来，孩子仍哀叫不绝。

——“啊啊，啊啊，眼睛打瞎了么？”

——“不会，不会，不要惊惶！……啊，他睁开了一线了呢！”

孩子把眼睛睁开来，但是受了伤的右眼只微微露出了一些儿缝裂。眼球是依然无恙。孩子好像还是在睡眠中的光景，虽然把眼睛睁开了几次，但又严闭了；虽然把右手举起过几次，但被爱牟紧握着，也就不动了。哭声止息后，仍旧熟睡着，但只时时微微痉挛。

——“幸好只伤了皮肤，隔两天总会好。”

——“把绷带来替他绑了才好罢，不然他会用手搓坏了呢。”

——“绑了也好。”

爱牟夫人一时找不出绑带出来，只得随意撕裂了一条清洁的布来要替孩子绑上，但布条一触到伤处时，孩子又破嗓地惊叫起来了。



——“还是不用绑罢！还是不用绑罢！我捉他的手睡，不要紧，不要紧！”

受伤的孩子又安静了下去，爱牟抱着他在楼房里走去走来，同时也抱着一腔怨艾与哀怜的情调。爱牟夫人只在桌旁呆立，好像不知所措的光景。久不入睡的婴儿，看见大人们的惊惶，也自己觉察了自己的过失的一般，不知几时早已无声无息地在床上睡去了。惊惶后的安心，安心过的后悔，随着房中的静穆渐渐增加。爱牟夫人竟把她许久不曾过目的《圣经》寻出，坐在炉旁的一只藤椅上翻阅了起来。爱牟抱着孩子走了一会，看见他已经安定，便和着衣裳抱着孩子一道睡下。

——啊啊，可怜的孩子随着自己飘泊到这上海，言语也不通，朋友也没有，他们的精神一天一天地只是枯寂下去。自己又没有多大的能力足以把他们放在较好的环境里面，他们室居在家里就好像坐着囚笼，他们的朋友只是些残破的玩具，他们的慰安只是些一年前从东洋带回的画报。朋友说：中国人的生活是乞丐生活，不错，真是不错，像我这些孩子们简直是乞丐以下了。

——啊，上海的孩子们真是可怜！看不见一株青草，听不见一句鸟声，生下地来便和自然绝了缘，把天真的性灵断丧。西洋人的公园既不许他们进去，中国人的精神只是丑恶的名利欲的结晶，谁也还顾不到儿童的娱乐，儿童的精神教育上来。在上海受难的儿童倒不仅我的几个，但我今天却为什么要买些下等的娱乐品来谎骗他们呢？假使我不买花炮，怎么会烧伤他的眼睛？啊，都是我的罪过！都是我的罪过！

——在东洋的时候，孩子们日日在海上玩耍，身体也强健得多，性情也活泼得多，如今是被我误了，我因为要占有他们，所以才从自然的怀中夺取出来，使他们和我同受着都市生活的痛苦，我是罪过！



我是十分罪过！但我为什么一定要到这都市上来呢？我同他们隐居在何处的乡下，不是很理想的生活吗？啊，但是，世界的诱力太大了，人类的诱力太大了，许多的同胞都在患难之中，我又怎么能够独善呢？我总应该替社会做一番事情，我这一生才可以不算白费。孩子们还是到东洋去罢，他们还是发育的时代，而我却又不同！……

他这么默想着，又感叹到他自己的身世上来。他想起三年前还在日本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年残冬尽，他们因为没房租，被房主人逼了出来，另外迁到一家海上的渔家里去。那时第二的孩子还一岁未满，他们乘着夜阴搬家，孩子是背在他的背上的，他那时候做过几首纪事的杂诗：

博多湾上负儿行，耳畔风声并海声。

落落深松如鬼物，失巢稚鸟咽悲鸣。

昂头我向群星笑，群星应笑我无能。

去国八年前此夕，犹自凄惶海外身。

海外栖迟又一年，苍茫往事已如烟。

壶中未满神山药，赢得妻儿作挂牵。

寄身天地太朦胧，回首中原叹路穷。

入世无才出未可，暗中谁见我眶红？

欲上崆峒访广成，欲上长城吊始皇。

寸心骋逐时空外，人生到底为谁忙？

到处随缘是我家，一篇秋水一杯茶。



朔风欲打玻璃破，吹得炉燃亦可嘉。

这些诗，表现他心境的徬徨，他身世的徬徨，但是他的徬徨直到如今还是没有安定。他很像屠格涅甫的许多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自己很想在现实世界里做一番牺牲，但又时常怀疑，结局终被引到虚无里去了。他想自杀也不知道想过多少回，但他并不是因为失恋，也并不是因为悲观，他是想借此解决他内心中的烦扰。他今晚抱着他的次儿，念起这些旧诗，觉得他自己的心情仍然是三年前的样子，但是三年前的生活转成了他现在的景幕了。

忏悔着现在，又追怀着过往，他在床上看看要睡去了，孩子一动又惊醒了转来，足足一夜不曾入睡。房中的静穆，也伴着他的女人读了一夜的《圣经》。

第二晨早起来，孩子的眼睛肿得如像一个石榴一样。但是痛楚是完全没有了。孩子睁着一只眼，仍是瞬刻不停地作种种的游戏。大人们要叫他睡，他连一分钟也不肯睡。他一点怨望的心肠也没有，一点悲观的心肠没有，仍然是玩，仍然是笑。接连两三天都是一样。

爱牟夫人常说：儿童的心情终竟是伟大。假使大人受了伤时，不知道是如何怨言啧啧呢。

一种虔敬的心绪支配着爱牟的全身，使他感谢得想流眼泪。爱牟对着他的孩子，就好象瞻仰着许多舍身成仁的圣者。

1924年2月22日



## ❧ 孔夫子吃饭 ❧

孔夫子和他的门徒们困在陈蔡之间已经有七天没有见饭了，不唯没有见饭，甚至连菜汤水都没有见过。<sup>①</sup>

大家都饿得来不能动了，东倒西歪地在一座小村落外的山林子里睡着。

他们在七天前初到那儿的时候是傍晚时分，因为走得疲乏而且口渴得难耐，有几位弟子便满不客气地从邻近的瓜田里偷了几个香瓜来让先生和大家解渴。他们当晚便在那儿露宿。但不料第二天清早醒来，他们却为当地的农民们所包围着了。偷瓜的时候是被人看见了，故尔惹出了这场乱子。

① 作者原注：此故事出处，见《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篇。



纯朴的农民以为他们是伙盗，只是把他们包围着，却不敢更进一步怎么他们。他们师弟间却没有胆量足够的人敢跑去向农民疏通。就因为没有胆量，因为怕死，像孔子那样的大圣人固不用说，连最勇敢的子路，最能辩的子贡，都毫不中用了。

就这样一群人便不能不干饿下去，饿了足足七天，还能走动的人实在就只剩下一个颜回了。

颜回究竟不愧是“其心三月不违仁”的大贤，饿到了第八天上的清早，趁着孔子还在睡觉的时候，他鼓起了他的仁者必有的勇气，把一张白布片来拴在孔子的拐杖上作为投诚的旗号，他拿在手里走出林子去向农民军投诚。

纯朴的农民究竟是好说话，看见颜回那个慈祥的和农民的愚鲁相差不远的面孔，又听着他以朴讷的言辞说出了他们的来历，他们才晓得是出于误会，便立地把围解了。而且还可怜他们，送了些白米给颜回，让他拿去煮给他的先生和同学们吃。

颜回真是喜欢得什么似的，他在心里真真是给了农民以无限的祝福，无限的感谢。他把米拿着回林子去，见了先生，把详细的情形说了，不用说我们的圣人和他的大贤们也是喜欢得什么似的。孔夫子心里想：究竟颜回是不错，他这人是在我之上。但他没有说出口来，他说出口来的是：

——“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我是有天老爷看承的呀。”

好在林子里的柴火方便，颜回回头便去一手一足地把米淘好，搬了几块石头来做成灶孔，便煮起稀饭来。因为他想到，肚子饿久了的人，顿时吃硬饭是不行的。



孔夫子和一群弟子们不用说仍然没有动，但他们都安了心，没有什么焦愁的了。有几位稍微还有点焦愁的，是看着颜回的一举一动太纤徐，好像故意在和他们的肚子作弄；又怕米太少，稀饭不够吃。

这样淡薄的焦愁，在我们圣人的心中也在所不免。我们的孔夫子睡在一株大树下一段高的地方，看着同样饿了七天的颜回在那儿有神没气的煮饭。看他煮了好一会，把锅盖揭开了来，但使他感觉着了很大的不愉快。他看见颜回揭开了锅盖来，便把另一只手在锅里掏了两指头的饭来送进口里。这下便很伤了孔子的尊严。因为孔子是一团人的领袖，连我领袖都还没有吃的时候，你公然就先吃！这是孔子在肚子里斥责颜回的话，但他没有说出口来。

颜回把稀饭煮熟了，先舀了一碗来陈在孔子的面前。孔子这时候又存心要试验颜回一下，看这人究竟虚伪到了怎样的程度。

孔子说：“回呀，我刚才梦见了我的父亲。（不用说是圣人临时扯的谎。）有饮食要先敬了长上，然后再吃。你替我在露天为我的父亲献祭罢。”

颜回赶快回答道：“先生，今天的饭是不好拿来敬神的。”

——“为什么不好拿来敬神？”

——“我听先生说过‘粢盛必洁’，今天的稀饭不干净，不好拿来祭神。”

——“为什么不干净呢？”

——“刚才我揭开锅盖的时候，飞了一团烟渣进去，我赶快用指头把它拈了起来。但丢掉又觉得可惜，我的指头也烫了，所以我便送进了口去。……”



孔子听到这里，才突然“啊哦”地叹了一口气。他赶快抢着说：

——“好的，好的，回呀，你实在是一位圣者，连我都是赶不上你的。”

他说了这话，又对着弟子们把自己的一片疑心和对于颜回的试验，和盘告白了一遍。

孔子借着这一番的告白来和缓了他自己良心上的苛责。但他同时更感受着一种下意识的安慰：

——“我的领袖的尊严，并没有受伤。”

1935年6月3日草此



## 秦始皇将死

秦始皇又发了羊儿疯，在船上突然倒了。

那是他的五十岁的那年的七月，他带着丞相李斯，车府令赵高，少子胡亥巡游了云梦会稽琅邪和芝罘之后要西回咸阳，正在渡着旧黄河的平原津的时候。因为时当盛暑，在他所坐的大船上他的座位的两侧安置着有两个巨大的青铜冰鉴<sup>①</sup>，盛着有很多的冰块。他正和着几位亲幸的宦者在唱他所喜欢的《仙真人》诗，突然倒了下去，后头打中在一个冰鉴上，把冰鉴打翻了，四处都溅的是冰块。

这位不可一世的帝王，可怜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残废者。他幼时是一位软骨症的孩子，时常患着气管支炎，所以他长大了来别人说

① 作者原注：古人用天然冰，盛冰的盆称为冰鉴，这样的古器在现今还有遗存的。



他胸部和鸫鸟一样，声音和豺狼一样。<sup>①</sup>仅仅这样的一点残废，倒还没有什么，但他还有一种残疾在他的脑膜里面，自壮年以来便时有羊儿疯的发作，近来是发作得愈见厉害了。

因为小时便有残疾，他是被人娇养惯了的。而且有了这些残疾，虽然做着元首也没可奈何，其结果是诱导出了两种反常的行为：一种是仇视别人的健康，养成了嗜杀的暴虐性；另一种是迷信神仙，甘心受方士们的欺骗。

他这回正在唱着《仙真人》诗，突然为发作所袭，便倒了下去。

宦者们是习惯了的，看着他的脸色翻白，嘴唇转青，口中涌着白泡，和死狗一样在四溅着的冰块中横陈着，倒也没有人惊惶，大家反觉得只有这一刻时候才得到自由的一样，含着冷冷的微笑，把下颚向上点着作招呼，意思是说：羊儿疯又发作了。

他们把冰块收拾了，把失了意识的秦始皇扶着，不一会也就渡过了黄河。

平常每发作一次，大抵只有得两刻工夫便可以恢复，恢复之后就和一觉醒来的一样，倒也没有什么异状，然而这回的发作却有不同。在船抵了岸，便停了三刻工夫他才醒了转来，醒后总是呕吐，诉说着头痛，晕眩，发烧。

同路当然是有一批御医的。那些骗鬼的医生，甲走来讲了一篇阴阳五行，乙走来讲了一篇大鱼为祟，丙要治标，丁要治本，闹得一个

○○○○○○○○○○○○○○○○○○○○

① 作者原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尉繚说：“秦王为人蜂准，长（马？）目，鸫鸟膺，豺声。”第三项今称鸡胸，是软骨症（Rachits）的特征。



乌烟瘴气，但他们所一致着的是教秦始皇休息下来调治，不要再赶着归路。然而秦始皇却没有听他们的话。他命令宦者们把他扶上了温凉车，叫一行人兼程地前进，从此以后他就没有下过车来一步了。

他睡在车上被摇动着，头痛得愈剧烈，呕吐愈见地频繁，热候愈见地增高，他自己感觉到了这一次会再没有命活，以刚愎自用的他，公然暗暗地吞起了眼泪来。说也奇怪，这眼泪似乎浸润了他那槁暴的良心，竟有类似忏悔的想念在痛得要命的脑筋中往来起来了。

“我自己完全是一个有残疾的不值半文钱的庸人。我全靠我父亲的本领得到了秦人的基业，才做到了皇帝。我即王位的时候仅仅十三岁，不是有我父亲做了十几年的相邦<sup>①</sup>，招集了天下的贤士，充足了秦国的兵食，我哪儿就能够兼并天下？但我叫我的父亲自己毒死了！”

他这时的心目中的父亲便是他的真正的父亲吕不韦，是他在即位后的第十二年上所赐死了的。死后已经二十五年，他偶尔也有想到他来的时候，但总是怀着忿恨，觉得他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恶人，好了他的母亲，还想篡他的王位。这回这样地怀起了他的恩德来，却要算是第一次。

“我的母亲本来是我父亲的爱人，是有权势的人（他是指的他的嗣父秦庄襄王）替他夺了的。父亲后来又要和母亲发生关系，这本来是正当的，我为什么要妨害他们，甚且把我两个同父同母的胞弟活活地抛出宫墙外碰死了？可怜还有那位嫪毐，他本来是宦者出身，是不通人道的，我因为不好说那两位兄弟是我父亲的儿子，我便诬在着他，硬说是他的，把他逼反了，杀了，还连累了好些人。……



① 作者原注：相邦即相国，因汉人避刘邦的讳，才改邦为国。



“唉，最该死的要算是我的焚书坑儒，我烧毁了百家的书，一次活埋了四百六十几个人，我想来统一思想，想使天下的人都对我心悦诚服，其实我真是一位大傻瓜。思想哪里是用暴力可以统一得起来的呢？天下的人都在向我侧目，连我左右的人几时要谋害我都是难以保定的。天下的人不是都在咒我死吗？不是都在咒我死了之后便国破家亡吗？我的统治的效果是在哪里呢？只弄得一朝的人都是讲阴阳五行神仙妖异的方士，他们成群结党的来欺骗我。……最混蛋的是那个李斯，焚书坑儒这两项亘古不能洗刷的蠢事都是他教唆我干的，干了的罪名乐得我来承担，而他自己仍然带着一个周公孔子的面孔。妈的，我真是蠢啦，我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大黄瓜啦！……”

“假使我的父亲（吕不韦）不死，他是绝不会让我做出那两件蠢事的；更假使我早死得几年我也不会干出那样的蠢事，赢得一个千秋万岁的骂名。我知道天下的人都在骂我；我一死，天下便会动乱起来，千秋万岁后的人也都会骂我。我相信千秋万岁后决不会再有我这样的一个傻瓜，来于统治思想的这样的蠢事。妈的，天下的书你哪里烧得完，天下的思想家你哪里活埋得完呢？就算烧完了，活埋完了，你又有什么？你乐得做一群鬼方士们的傀儡！呵，妈的，那狗彘不如的李斯，我怎么没有叫他早死？妈的，我这狗彘不如的吕政，你怎么又没有早死几年呢？”

“李斯那家伙，他勾结起一些方士来骗我，装着一个忠诚的样子，谁知道他怀的是什么鬼胎？我的大儿扶苏早就劝我疏远他，但我反听了他的话把扶苏遣去戍边去了，把蒙恬疏远了起来，十几年都没有让他回朝。在二十几年前还杀死了一位伟大的学者韩非，也是李斯那狗子教唆我的。妈的，如今有良心的人都离开了我，剩下的都是他的一派狐群



狗党。我现在危在旦夕，我知道他们是在干些什么鬼事呢？……”

本来人在患着热症的时候，大抵是要起一种“喜坡哄屈里亚”（Hypochondria）的现象的，便是神经过敏，过分的猜疑，把自己的病症看得很重，觉得是死到了临头的一样。秦始皇睡在温凉车中，在他有热候的脑子里所往来着的这些想念，要说是和这种现象相当也未尝不可，但他的病症的确是很沉重。看他前后所起的征候，很可以安心地下一个诊断：是“结核性脑膜炎”（Meningitis tuberculosa）。他在巡游的途中早就消瘦得很厉害，血色也不好，时常便秘，特别是睡眠不能安稳，时常梦见些海产的怪兽怪鱼来和他打仗。结核菌早就是侵犯了他的本来是不健全的脑膜的，不幸他在渡平原津的时候又有羊儿疯的发作，而头又跌打在了青铜冰鉴上，大脑与脑膜和前头骨生了冲击，结核菌的威势乘着这外伤便突然地急进了起来。这是不治的病，大约在两三礼拜之内便要死，秦始皇帝实在是得到了这死的预感了。

在头一两天，热度虽然高，但意识还清醒，李斯赵高等虽然屡次劝他息下来在途中将养，但他没有听从他们的话，他仍然是叫人兼程前进，连夜间都不准休息。他的目的是想早赶到咸阳把扶苏召回来付以后事。他晓得扶苏一回来，一定是要除去李斯这一批人的。但在第三天的清早，意识便有点昏蒙起来了。他更预感到他会赶不到咸阳便要丢命。他便背开了人，自己亲笔写了一封木简的手诏给他的长子扶苏：

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不幸归途疾发。今命在旦夕，其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连丞相李斯都没有让他知道，只叫管符玺事的赵高把木简拴好了，盖上了封泥，赶快派专使送到上郡去，从此以后他便陷入于昏睡



状态里去了。

热度照常是高，在车上滚来滚去地睡不安稳，颈子是硬直着的，牙齿不断地锯着，两个膝拐弯起来总是没有拉直过。杀人如麻，威加海内的这位大皇帝，到了这田地也委实可怜。他时而好像安静了一下，但时而又突然发出呓语来。

“父亲，父亲，你饶了我，你饶了我。……啊，燕太子丹，荆轲，田将军，你们把头首顶在你们的颈上去罢，不要那样骇人。……两位小弟弟，你们口里为什么流血？呵，鼻子里也在流血啦，眼睛也在流血啦，怪可怜的，是谁把你们打伤了？呵，你们的脑袋子是破了的，脑浆子也在流呵，怪可怜的。你们……你们不要一次那样多的人涌来打我啦，哦，你们有四百六十几个！……你们怪不得我，你们去找李斯，你们去找李斯。……你们要放火？要烧阿房宫？要烧死我？赶快把你们手中燃着的竹筒息掉罢，那不是书吗？……你们怎么要拿来烧了？那不是书吗？……”

像这样没有联络的一些呓语，使一些亲幸的宦者们个个都害怕，不愿意和他同车。在第四天上他们率性各自乘了几乘车在前后左右跟着，让秦始皇一个人在那温凉车里瘫着。

秦始皇就这样在半死半活的状态中被人遗弃着的时候，他所预感着的阴谋在李斯赵高之间却活跃了起来。赵高把始皇写给扶苏的手诏扼着没有发出，他主张立胡亥，便和李斯串通起来，把那诏书的内容完全改换了。

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诸神，可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



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蒙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

他们在这通假诏上是费了一番苦心的。秦始皇名政，秦人连“王”字都要避讳，正月是改称“端月”。他们却用了“匡正”这个动词，故意来犯讳，表示是秦始皇自己的口气，使扶苏和蒙恬不得怀疑。他们把诏书改了，但也不敢立地发出，怕的秦始皇万一会恢复转来。他们照常是昼夜兼程着，在昼间要打间的时候，总要去看秦始皇一次。起初看见他时常在痉挛的状态中，但到第五天来呈出了麻痹状态了。身体的痉挛缓和了下来，呓语也不发了，眼睛是凝着的，身子是瘫着的，除掉鼻孔下微微有点不整的气息之外，和一条死尸全无差别。乌鸦对于尸臭特别敏感，在人未死的前几天它们早就要闻着。每逢秦始皇的温凉车一停，总和李斯赵高要来看秦始皇的死活一样，乌鸦也时而飞来在他的车顶上盘旋。乌鸦的叫声和李斯们心中笑声是唱和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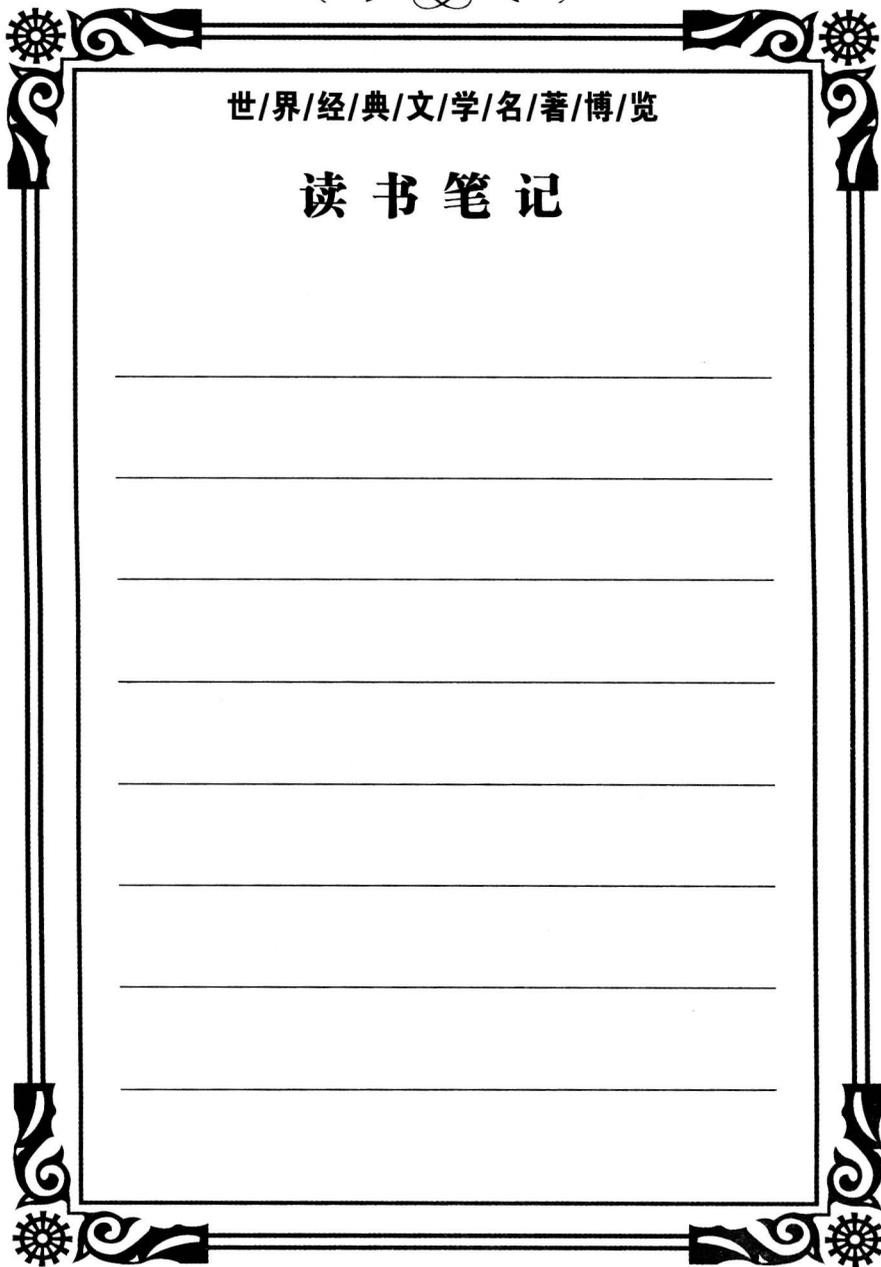
就那样在第五天的夜里赶到了沙丘<sup>①</sup>，大家都赶得很疲乏，以为纵横秦始皇是没有知觉的，便不约而同地主张在沙丘过夜。

在沙丘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李斯和赵高两人跑去把温凉车打开来，看见始皇的右耳流着黑血，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已经硬得和石头一样了。

结核性的脑膜炎论理是要支持三两礼拜的，但秦始皇为什么那样早死了？这除胡亥一个人而外，连李斯赵高都不知道。不用说当时也没有人验尸，自然更说不到尸体解剖。假如是在现代，解剖的小刀是可以发现出秦始皇的右耳里面有一条三寸长的铁钉的。

1935年9月24日

① 作者原注：今河北广宗。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 读 书 笔 记

---

---

---

---

---

---

---

---

---

---



把你最宝贵的时光

献给最值得你珍视的书

你有一万个理由从最好的书读起

它们的数量其实很有限

因为无情的时间会让很多书速朽

只有全人类公认的经典才会流传下来

这些书，每一本都蕴含独到的魔力

合在一起更是有着巨大的能量

如果你去阅读，它就会释放

让你集多种珍贵品质于一身

成为一个至真至善至美的人

从而能战胜一切假恶丑的魔障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将赐予博览者以力量

